# 碧血錄

附周端孝血疏

#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 碧血錄

附周端孝血礎

黃煜彙次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知不足齋叢書收有此書又借月山房彙鈔澤古齋重鈔及指海收有詒獄懆言天變邸抄兩書即此書下卷天人合徵紀實天變雜記兩篇文字微有異同條數則借月本（澤古指海與借月同版）較多故據知不足本排印並附借月本多出若干條於後

# 碧血錄序

武進趙懷玉撰

烏虖甘陵分而名士危東林盛而亂臣忌自古宦寺之禍莫不借朋黨以殺人而濫賞刑淫毒痛海內東漢桓靈以還未有如明熹宗之世者也然十常侍雖惡承望風旨者不過牢修段熲輩一二儉人明則閣部重臣封疆大吏貢諛獻媚爲爪牙而稱義兒者接迹於閹門矣太學儲才之地俊顧摽榜雖甚而諸生三萬餘人各持清議明則身列成均矯誣先聖有請歲祀逆閹如孔子者矣范孟博慷慨陳詞王甫刑餘猶爲改容明則儼然冠紳甘戕同類聞二祖列宗之呼而褒如充耳矣起立第宅豫作壽冢小人僭肆之常當時猶有破之者明則陳符瑞讓邊功請建生祠跽拜而恐後矣廉恥道盡愈出愈奇使無數君子搘拄其閒則天柱地維從此傾折人心澌滅尚可問乎此碧血錄之所由作也錄成於燕客首紀死忠者二十一人姓名次載六君子獄中遺筆次附天人合徵錄而以天變人變終之客可謂有心人矣方諸君子被逮納橐饘傾貲財周旋患難者所在多有然或感恩知己傾倒有日客獨未謀一面孑身入都溷跡輿儓傳其筆札以徼倖於萬死一生此豈有所爲而爲之者耶惜乎身處末流雖曉天文兵法未得見用且幷其名沒不傳也閒嘗思之汪文言之獄始於天啓五年十二月明年而諸賢相繼羅難又明年而帝崩使先一年德陵短祚諸賢或未必死死亦未必如是之酷乃天厭明德假手童昏迨夫人亡而邦已殄瘁此數實主之彼星紀告哉神人致憤亦何益哉是編向藏錢唐盧學士家鮑君以文將鋟以厲世問序於

予予惟東林之學倡於顧高六君子之獄繆李實居其二緹騎過常州士民憤擊一賣蔗童手蔗刀臠其肉啖狗名雖未彰事與五人竝烈逆祠遍寰宇吾郡以知府曾仲含先生力持得免是毘陵於天下不過一隅而與天人爭氣數者實出九域上詩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懷玉鄉之後死與有榮施數典不忘迄今猶爲神往也既應鮑君屬因併書之諗後之居是邦者

# 碧血序

逆璫毒流天下。縉紳最烈。楊左六君子之逮爲最先。未幾。繆周七君子繼之。讀燕客目擊所紀拷掠之慘。振古未聞。起家詩書者。乃至此極。然諸君子上干天象。下發芝祥。日星河嶽。豈偶然哉。三尺童子。爭相誦說。無不思覩其遺文。是編則皆鋃鐺後筆也。楊中丞諸篇。草於鎮撫血肉淋漓之餘。讀之可涕可舞。至於刀砍東風。疑聞道矣。魏給諫自譜於檻車道上。敍生平爲詳。中及同志矛盾語。存其眞不欲刪。從來小人之乘君子。未有不起於君子之自隙者也。後之君子。是可以觀。顧憲副既發西曹。已濱九死。作自敍。多微詞。其生平有不盡言。亦猶古君子之道也。繆宮諭自錄成於聞逮一俄頃。妻子環泣。叱勿亂我。恐後無知我者。遂不停筆。得數千言。嗚呼。此何時也。可不謂賢乎。高中丞寥寥數言。投淵以死。不辱身。不辱國。就義從容。蓋中丞之志也。李侍御詩婉而刺。誦至業因修省之句。令人萬念灰冷。古來忠節文章。到頭入道。厥有由哉。同事君子十三人。惟六人有述。然讀此可知其餘事同。心同。患同。夫何優劣之有。抑余因是而歎生死之難也。孔曰殺身成仁。孟曰舍生取義。蓋不殺身。仁不能成。不舍生。義不可取。故必破生死之關。而後能求仁義之是。匹夫匹婦。意有決於一往。而不必善其後。至達官長者。則幷一往之氣。盡剸於富貴利祿中矣。夫惟神閒力定。視死生如旦暮。而後言所欲言。爲所欲爲。乃至劍樹刀山。而此中不動。其所以撐拄天下者。心也。非氣也。嗚呼。此諸君子所以爲君子也。偶見有鈔傳一二者。漏網之媚。遂狺狺焉。或勸是

編勿傳。謎菴黃子毅然傳之。謂明聖御天。恩隆贈恤。忠魂如日。逆案如山。自非彪虎兒孫。何至以觸忌相格。處不諱之朝。留不死之論。此而不傳。誰當傳者。嗚呼。斯亦可尙也已。楊中丞云。虛存忠直肝腸。化作蓑宏碧血。遂取以爲額。若夫大節昌言。載在國史。生平著述。各詳家乘者。悉不具錄。刻旣成。而山中人漫翁爲之序。

# 題辭

碧血一編。紀明天啓時死奄禍諸忠也。前列其目。自新建萬郎中燝以下。凡二十有一人。次載六先生遺書。則應山楊大洪、嘉善魏廓園、常熟顧塵客、江陰繆西谿、無錫高景逸、江陰李仲達也。六先生之集世多有。而此則皆被逮以後及獄中之筆也。其後附以天人合徵錄。有燕客所自爲傳。隱其姓名。故曰燕客。天啓五年。聞六君子之獄興。乃走燕。變服雜北鎮撫司獄卒中。得其遺言遺札。且備見許顯純以非刑楚毒諸君子而致之死狀。以著爲是錄也。東里子讀之而歎曰。嗟乎。世事至此。欲國之無亡也。不可得矣。六君子者。楊、魏、顧、三公外。一爲桐城左公浮邱。一爲武定袁公熙宇。一爲南城周公衡臺。是皆憂朝廷、嫉權奄、不顧其身。而冀萬一之可以挽救者也。卒之勢不足以抗。而甘以身爲殉。彼奄黨者。唯恐其毒之不至。不足以快奄之意。不足以自媚於奄而取容。於是以古今未有之慘毒。不以加諸元惡大憝者。而乃以施於諸君子之身。呼號宛轉而君不聞。血肉狼藉而君不知。斯時之天下。一昏暗鬼魅之天下也。彼自以爲典茲祕獄。外廷莫聞。而孰知其諂附惴慄之形。與其恣睢殘酷之態。卒亦有旁觀者。爲之繪畫追其身既膺顯戮。而其醜名仍流播於天下後世而不可掩。雖然。若此輩者。不能必後世之無有。惟在人君不使之與政事而竊國命。則奄何能爲。附奄者亦何所利而爲之。而顧乃驅除其不爲奄者而使之盡爲奄也。正氣摧殘。公論消沮。蟲據腹而身危。奄恃權而國壞。易世而亡。豈爲不幸哉。書後又附天變雜記。但云五月六

日。不著何年。考明史熹宗本紀。天啓六年、五月戊申、王恭廠災。死者甚衆。五行志。火灾內所書加詳。又火異內則書六年五月壬寅朔、厚載門火神廟紅毬滾出。與此皆合。但紀作戊申。志一作戊申。一作壬寅朔。而此則丁未也。災異之發。猝然而至。不應中間曖隔數日。似當以此記爲是。又有人變述略。則紀蘇、常二郡民憤擊殺緹騎之事。燕客自云通天文兵法。其人蓋亦奇傑之士。而是書首列諸忠題云黃煜彙次。予以爲當卽其人姓名。唯其邑里本末。則有未能深知耳。是書足以備監戒。動感發。故錄之。分上下二卷。予所定也。

乾隆四十有一年八月望前一日東里盧文弨題於鍾山書院之須友堂。

# 碧血錄目

古忠義城謎菴黃

碧血紀死忠也其同事而生者不具載

欽贈光祿寺卿恩封三代賜祭葬蔭諡給還原銀以旌忠直原任工部屯田司郎中萬曆癸丑進士江西南昌府新建縣人天啓四年甲子六月杖死遺書無

欽贈太子太保都察院右都御史恩封四代賜祭葬蔭諡給贈銀原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贈兵部尚書諡忠烈文號大洪湖廣德安府應山縣人天啓五年乙丑三月逮詔獄死

遺書三種

辨揭　絕筆　血書

欽贈太子少保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恩封三代賜祭葬蔭諡原任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左光斗字遺直號浮邱直隸安慶府桐城縣人天啓五年乙丑三月逮詔獄死遺書缺

欽贈太僕寺卿恩封三代賜祭葬蔭諡原任河南道監察御史袁化中字民協號熙宇山東濟南府武定州人天啓五年乙丑三月逮詔獄死遺書無

欽贈太常寺卿恩封三代賜祭葬特祠諡蔭長子學淨并奉旨附祠葬原任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字孔時號廓園浙江嘉興府嘉善縣人天啓五年乙丑三月逮詔獄死

遺書一種

自譜

欽贈大理寺卿恩封三代賜祭葬蔭原任太僕寺少卿、周朝瑞、字思永、號衡臺、山東東昌府南城縣人、天啓五年乙丑三月、逮詔獄死、遺書缺、

欽贈太僕寺少卿恩封三代賜祭葬蔭原任陝西副使、顧大章、字伯欽、號塵客、直隸蘇州府常熟縣人、天啓五年乙丑三月、逮詔獄死、

遺書四種

自敍　書刑曹事　雜記　絕筆

欽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賜祭葬蔭謚原任吏部尚書、趙南星、字夢白、號儕鶴、直隸眞定府高邑縣人、天啓五年乙丑三月、提問戍死、遺書缺、

未請卹

原任巡撫順天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鄧漢宇、字□□、號吾邱、江西建昌府新城縣人、天啓五年乙丑三月、提問戍死、遺書缺、

未請卹

原任吏部文選司郎中、夏嘉遇、字□□、號繩北、直隸松江府華亭縣人、天啓五年乙丑三月、提問擺

　　站死。遺書缺。

欽贈太僕寺卿恩封三代賜祭葬蔭諡給賊銀五百兩原任四川道監察御史、夏之令。字宣伯。號邵五。河南汝寧府光山縣人。天啓五年乙丑九月。逮詔獄死。遺書缺。

欽贈

　　原任揚州府知府、劉鐸。字□□。號洞初。江西吉安府廬陵縣人。天啓五年乙丑十一月。逮詔獄斬死。遺書無。

欽贈太僕寺卿恩封三代賜祭葬蔭奉旨議諡原任江西道監察御史、吳裕中。字幻益。號磊石。湖廣武昌府江夏縣人。天啓五年乙丑十二月。杖死。遺書無。

欽贈

　　原任福建道監察御史、周宗建。字季侯。號來玉。直隸蘇州府吳江縣人。天啓六年丙寅二月。逮詔獄死。遺書缺。

欽贈詹事府正詹事恩封三代賜祭葬蔭諡原任左春坊左諭德、繆昌期。字當時。號西谿。直隸常州府江陰縣人。天啓六年丙寅二月。逮詔獄死。

　　遺書二種

　　自錄　就逮詩

欽贈太常寺卿恩封三代賜特祠祭葬蔭謚原任吏部文選司員外郎周順昌字景文號蓼洲直隸蘇州府吳縣人天啓六年丙寅三月逮詔獄死遺書缺

欽贈兵部右侍郎恩封三代賜祭葬蔭謚原任巡撫應天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周起元字仲先號緜貞福建漳州府海澄縣人天啓六年丙寅三月逮詔獄死

遺書一種

訓子書未到

欽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恩封三代賜祭葬蔭謚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高攀龍字存之號景逸直隸常州府無錫縣人天啓六年丙寅三月逮自沈死

遺書二種

遺表　別同志書

欽贈太僕寺卿恩封三代賜祭葬蔭謚原任福建道監察御史李應昇字仲達號次見直隸常州府江陰縣人天啓六年丙寅三月逮詔獄死

遺書二種

就逮詩　誡子書

欽贈太僕寺卿恩封三代賜祭葬蔭謚原任山東道監察御史黃尊素字眞長號白菴浙江紹興府餘姚

縣人。天啓六年丙寅三月。逮詔獄死

遺書二種

遺書　詩未到

未請卹

原任刑部右侍郎、王之寀。字□□。號心一。陝西西安府朝邑縣人。天啓六年丙寅□月。逮詔獄死。遺書無。

附

天人合徵錄燕客草

天變雜記

人變述略

# 碧血錄上

明　黃煜彙次

楊大洪先生獄中書

逮民楊漣謹揭。爲心不欲辨、聊一白不辨之心、以俟天下後世事。漣今逮矣。逮以楊鎬、熊廷弼失封疆。公行賄賂。營求倖脫。而漣與左光斗等爲賄營之人也。此事而果有也。卽顏甲千重。不能遮人之共唾。縱喙長三尺。安能欺念之獨知。如其無之。不見莫須有竟埋殺赤心人也。此不必辨者也。至漣之有此一逮也。久已自知之。而漣之遂成此一逮也。由來之故。天下亦能共知之。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又無俟辨者也。人之計算此一逮也。封疆題目。壓得人頭。緘得人口。可以汙其名陷其身耳。血性男子。癡愚不識避忌。既已不愛官不愛生矣。前日無所不辨。今日當無所不聽。辨復何爲。此皆心之不欲辨者也。何以不欲辨。非不敢辨、不能辨。私心竊有自盟。我輩入告君父。出對天下。辨駁執爭。只當任國家大是非、大安危。不當在一己勝負、一身利害。今日之事。大獄頻興。有無關係。有無枉抑。會有任其責者。從漣自看。畢竟只是身名兩字耳。盜金不辨。昔人或爲之。況在君父之前。漣所自恨。三朝豢養。一念獨盟。毫無補於今日堯舜。大有負於先帝恩。知徒作明時累臣。死且不瞑。若夫雷霆霜雪。無非天恩。何不可安受。我思古人。罪則歸已。此則不辨之心也。但願二祖十宗。實鑒此心。天下後世。共見此心。漣之願畢矣。謹揭。

絕筆

枉死北鎮撫司楊漣絕筆。書於獄神之前。漣以癡心報主。不惜身家。久付七尺於不問矣。日前赴逮。不爲張儉之逃亡。楊震之仰藥。亦謂雷霆雨露。莫非天恩。故亦日長途。鋃鐺不脫。欲以身之生死。歸之朝廷。且不忍槩於今公論與人心天理俱不足憑。徒以怯縮自裁。祇取妻子一環泣。令明時有身死不明之大臣耳。不意身一入都。偵邏滿目。即發一揭。亦不可得。打問之日。汪文言死案密定。固不容辨。血肉淋漓。生死頃刻。乃就本司不時追贓。限限狠打。此豈皇上如天之仁。國家愼刑之典。祖宗待大臣之禮。不過讎我者立迫我性命耳。借封疆爲題。追贓爲繇。徒使枉殺臣子之名。歸之皇上。而因我累死之冤。及於同類。然則漣今日尙何愛此餘生哉。叩九閽不得。苦求自絕。明漣自死。非皇上殺之。內外有殺之者。漣死則讎我之忿可消。而好生之念或動。天下人心猶在。公論或伸。使國家無一獄冤死卿貳科道六人之慘。而漣亦得上見先帝於在天。訴明當日不忍負顧命一念。至於移宮一事。李選侍於聖母有氣殿之兇。於先帝有廷辱之惡。於皇上有欺侮之罪。如此肆無忌憚。豈堪與沖聖同宮。先帝上升之日。大小臣工共議。李選侍移出乾淸。亦謂乾淸非李選侍得據之所。遷居別宮。於皇上臨政爲便。蓋在廷諸臣。一念正名分防微杜漸專擅之公忠耳。李侍於皇上既非嫡母。生母之尊。又無撫養保護之素。祇一移宮本分事。有何違犯。詎云陷於不孝。然則今日諸臣。還當請李侍還正乾淸。可乎。卽曰跟蹌出宮。無知中官快貪怨之私有之。然與議移宮者何與。嗟嗟。以誕天育聖之國母。幾年受其鴆迫。至於皇上母子相訣終天。飮恨何窮。此在爲聖母辦膳所親見者。今在朝冠紳。誰非聖母臣子。曾未動念。而於李侍半晌遷移。百法千方。惋惜無非爲內

外欲殺漣之人砌成罪案。曲加描寫。誣謂先帝三次召對。皆爲封侍。飾成遺命之專如此。不知君臣召對。生死交關。但悾悾一宮人。視先帝爲何如主。乃先帝絕未嘗有此也。初次召對。爲發明違和。以舊病偶發。服藥無效。命諸臣傳知中外。以杜紛紛之口。幷皇上服侍人都有了與停太后封事既。因孫宗伯言封李侍儀注。先帝始言加一名封之故。以李侍生育多。服侍久也。非宗伯言之。則先帝語不及此矣。二次召對。則君臣相慰藉。語未及他事。三次召對。則屬大臣以輔皇上要緊。及國家事當盡心分憂。至問壽宮後。李侍拉上入。復推出。要封皇后。先帝色大變。孫宗伯言封李侍爲皇貴妃。臣等不敢不遵命。先帝但急指上言輔他要緊者三。明示封侍無甚要緊也。隨卽暈倒御榻。今無端謂先帝於李侍臨危握手丁寧。明加皇上以違逆之名。隱加先帝以內嬖之過。徒欲快羣人之恩讎。不顧傷兩朝之名德。是豈可忍。今漣已死矣。祇存此一段議論。灑向青天白日爲幽冥覈實者考質。倘仁人君子。不忍絕漣冤死之言。有以付之脩實錄者。亦臣子所以爲兩朝名德深忠也。然非漣所敢必也。若漣二三乳臭之子。驚魂欲散。知無能收人家乘矣。嗟嗟癡心爲國。妄邀死路。生有累於朝紳。死無裨於君德。虛存忠直肝腸。化作蓑宏碧血。留爲千日白虹。死且不瞑。但願國家彊固。聖德剛明。海內長享太平之福。漣卽身無完肉。屍供蚍蟻。原所甘心。不敢言求仁得仁。終不作一怨尤字也。而癡愚念頭。到死不改。還願在朝臣子。共從君父起念。於祖制國法國體。大家當共留心。卽皇上處選侍一節。斟酌於潛邸陵聖母之讎。大廷辱先帝之惡。僅緩其名封。畢竟念其先朝舊人。撫養弟妹。厚加恩禮。於國法家法。可謂衡量得體。仁義兼盡。今何忍以罪一愍不畏死之楊

漣盡一筆抹殺。若夫泰昌元年九月中。傳李氏氣毆聖母與節次無禮等聖諭。此召方、韓、劉、三閣臣、與六部都察院、一國公三科道、於乾清宮前面發。因方相公言待李侍有恩禮。不必又暴其過惡。聖上親言朕與他有讎。當時君臣相質眞意。母子相念至情。宛然惻然。夫豈出夜半傳宣者。今俱以一假字消之。謂俱出從旁捉弄。又令後世視皇上爲何如主。漣謂事關大體。卽語有失。次處有欠妥。只當據理據情規正。不妨存其本色。而況乎其未必多失也。又何忍不於君父母子無解恩怨。宮庭當正名義。再一深原。漣沈死獄底之人。語言亦復何味。而人之將死。兩朝豢養。一念忠愛。恨生前未一發明。不忍不於死時痛心一宣吐也。唯同朝諸君子念之。若夫家破人離。老母無終。幼子無聊。債家逼促。都非漣所屑及。亦終不怨天尤人矣。好笑好笑。讀書作官人。於國家大體緊關之際。只當唯諾從人。作秦越之視。爲兩蹀之船。當事無半句商量。背後冷言冷語。爲目前自卸妒人計。作後日逢人功名地。豈不仕路上大乖巧大便宜事。何苦癡戇。從君父國家遠念。不顧性命身家。務欲盡其在我。又復好直觸忤多人。使屍無全體。誰是獨食朝廷飯者。好笑好笑。然吾師致身家法。先哲盡忠典型。自當成敗利害不計。乃朝廷之所以不虛養士也。若個個討乖趨勢。只戀功名長久。不顧朝廷安利。聖賢書中。忠義心上。終不敢許。卽范滂臨刑。欲汝爲善則我不爲惡。父子相訣之語。漣亦謂子孫何不更勉之忠義。而作此隱語替人讀書之念如此。堯舜其心至今在。是何證據。大笑還大笑。但令此心未嘗死。白日冥冥。於我何有哉。

血書

逮今死杖下矣。癡心報主。愚直讎人。久拚七尺。不復挂念。不爲張儉逃亡。亦不爲楊震仰藥。欲以性命歸之朝廷。不圖妻子一環泣耳。打問之時。枉坐贓私。殺人獻媚。五日一比。限限嚴旨。家傾路遠。交絕途窮。身非鐵石。有命而已。雷霆雨露。莫非天恩。仁義一生。死於詔獄。難言不得死所。何憾於天。何怨於人。惟我身副憲臣曾受顧命。孔子云。託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持此一念。終可以見先帝於在天。對二祖十宗與皇天后土天下萬世矣。大笑大笑。還大笑。刀砍東風。於我何有哉。

# 魏廓園先生自譜

書年譜稿前

皆在轎中偶憶筆書添註恐俱難認

此稿第當藏之耳且莫以示人

此譜閒架小定然事多未詳

萬歷三年乙亥一歲

予世嘉興遷善鄉三十五都北區東二歲圩人可考者以洪武閒諱伴者爲初祖祖壻於徐成三十九年成三編戍於雲南大理衛徐氏絕則以婿家補伍予家乃西隸軍籍焉宣德中析嘉興爲嘉善因爲嘉善人今在大理者爲眞公派在嘉善者爲成顯二公派成顯出於海海配金氏眞母亦金氏又所傳眞子遏寓成顯二公書稱叔父眞成顯似同父兄弟也成一支絕顯爲予高祖高祖四男子仲子爲予曾大父隱齋公隱齋公生南川公南川公四男子仲子爲繼川府君府君以予行人滿考移贈行人司行人再以予選授工科給事中以光宗登極恩贈工科給事中已予陞禮科左給事中時以皇第一子生推恩贈禮科左給事中已又以予陞吏科都給事中以今上登極恩未補補贈吏科都給事中先是爲行人時行人尚仍八品之舊先孺人薛不得贈後三贈皆孺人邇追奪之命無虛日予罪至勤緹騎

而未蒙褫削。恩特隆。故敍次獨詳。稱府君先都諫先妣孺人焉。先都諫既以仲子任大父里衙。家破。田廬服物朝夕鬻盡、嗷嗷五口。悉賴先孺人十指矣。既屋廬析。而先孺人又娠予彌月。戚族以入產婦相戒。獨先孺人之四叔母子。貲而獨居。留與同居。及宿衾裯敝爛。先都諫先孺人時對泣其裙輔之寒或益以短蓑。不能支也。蓋是時先都諫每晝出與人象棋。而孺人拮据支吾。生人之趣都盡。一夕。腹痛。起据牀壁棟間火光熒熒。先孺人以爲鬼燒。疑不祿。而火光緣棟上升至脊梁正中而予生。時先都諫睡夢中。則又若見兩童子執燈導一金冠緋衣少年者入臥室。蘧然起、則聞予哭聲矣。時十一月十四日亥時也。先都諫自是決意教子。身爲蒙師焉。

四年丙子。二歲。

先都諫授蒙於鄔家村。徙家相就。二姊歸於吳。先孺人腹予而紡。日溺汁漬腰以爲常。

五年丁丑。三歲。

六年戊寅。四歲。

是歲。先都諫授蒙於陶之淩巷。徙家相就。日置予於膝。授諸弟子誦。予聞所授孝經、大學諸書。亦日漸成誦。

七年己卯。五歲。

八年庚辰。六歲。

是歲。先都諫課予讀。讀能強記。課偶語。頗能捷應。嘗引以對客焉。

九年辛巳七歲。

七八歲時。每就枕。先都諫口授古忠孝節烈事一二條。睡醒。卽令占昨所誦書。讀暇。先都諫假予散步。輒詣先孺人緯車側。先孺人背常負痛。命予拳背。或散步。每有做官何所事事之想。

十年壬午八歲。

是歲始出痘。痘愈。先都諫課讀。五帙竝授。過目輒誦。誦已。輒亦善忘。新授稍快。溫習稍苦。先都諫因命予徧授諸弟子誦習小楷頗工。復命予徧授諸弟子倣。人稱爲小先生。諸弟子有時持畫扇者至。爲題咏其上。

十一年癸未九歲。

予八九歲時。家常幷日而食。或野菜和米作粥。浙粒飼予。先都諫先孺人及三姊徒菜羹耳。至課讀稍弗中程。篋杖輒數十下。不少卹。先孺人護之。每中杖已而徒泣。南川府君見之。間爲流涕曰。一兒忍乃如此。先都諫背予向南川府君流涕曰。正復不忍耳。

十二年甲申十歲。

予時於村童中頗負穎異之譽。抱女者多欲得以爲壻。先都諫意在能佐予讀者。氣類不能佐予讀者。雖富不許。而外父錢公惺寰擇壻頗殷。先都諫以爲庠士也。議昏焉。

十三年乙酉十一歲。

錢公既急予壻。而先都諫復急予讀。先都諫時從人言少所受業師賀正泉之嚴而有益。妁者因詭言錢業已延賀爲師矣。先都諫因命予赴錢壻。初、錢實未延師也。去錢數百武。有尤濟宏先生。因往附學。不一月而錢徙居。從師不便。仍歸學於家塾。先都諫日有廢讀之憂矣。

十四年丙戌十二歲。

錢公館蓮花涇徐氏。予往隨學。未幾。錢甚病。主人亦死。呂雲巖館予族。因往附學。數月。無益。

十五年丁亥十三歲。

是歲。先都諫徙館於趙巷蕩之短濱。族叔月臺合孫竹亭拉朋徒十餘人。延沈玉臺先生共業。先都諫率予往附。月臺弗許。強而後可。蓋人情忮予之慧。憚予之儇。幸予之貧。奪予之便。謂可以終廢業也。未幾。嗾沈師謝予。予詢之故。曰。汝日偕某儇。予曰。既兩人儇。則柰何謝予一人。辭出。而先都諫急縛予謝過。杖予至流血。沈師乃許卒業。既自欲行文。不可。則又私自行文。不問何題。凡所聞見。必能拈入成章焉。入秋。遷館於孫。每見竹亭述少年從王龍溪游。與君與叔及沈師誦說陽明、正齋兩先生事。時學靜坐焉。是冬。南川府君卒。

十六年戊子十四

是歲。大饑。錢公聚徒數人。予與之俱。李全吾者、錢公之女弟夫也。愛予之質。時稱說於鹿胡葉公。葉公

見予文。則又大奇予文。謂宜置之好師友間。於是沈元封先生願授書。元封之兄心陽、則願授粲。鹿胡先生若主之焉者。率予詣學。未幾。有試事。予試輒弗利。又弗竟學。九月。叔父君與省試下第歸。先都諫日裹米一升。越旬日雜置魚肉之屬。令就叔父學。叔父既感先都諫之生之。又憐先都諫之志而恐其弗遂。虛予之質而底於無成也。說書。則叔父不躬說書。則令予說書。弗當。則更令說書。而終不自說書。或四五更而弗當。常笑曰。汝初說已近。吾怪汝之穎而思弗沈耳。謂作文之益。不在作文。在閱文。每閱先正一文。輒閉不令閱。先以其題。令口占一篇大意。弗善。則令更占。占數過而後閱之。又不令竟閱。或閱半而令續。或閱邊而令偶。於是規矩準繩。轉折淺深之妙大進。當意則賡歌互答。如對好友。不當則長跪至丙夜。呵切弗假。予文章之有根基。三冬之力也。今安得如此明師哉。

十七年己丑。十五歲。

先是。先都諫廢箸時。三叔如川公曰。兄箸總廢耳。不如以其住基傍基歸我。我以其野田易兄。至是。先都諫蕩析者垂二十年。族長者弗能平。勸三叔以畝餘歸先都諫。三叔之入人質貿者。則先都諫代輸之。乃先都諫旦得之而夕售之。充余脯脩齋鹽之費。從金鳳臺先生於俞氏。族長者弗善也。姍笑藉藉。予又嬉第銳於舉業。每一追憶。痛恨欲死。

十八年庚寅。十六歲。

先都諫既貧甚。束脩所入。不足以充衣食。又極意於予之脩脯。脩脯固不足以入時師之目。而饔飧又

弗時繼。錢復貧。歲踵饑。業阽廢。君與叔父愛予甚。時念此兒不成則已。成必越衆。數以此堅先都諫心。時偕友人讀書於邑之東塔。則載予與俱。又徙於陸莊。則與俱之陸莊。不數月。叔父病甚。就醫。予彷徨無所歸。徙家塾耳。一日聞叔父病甚。且往候。值表戚沈少蘭。謂若叔有極美意思。亟見若。若柰何弗亟往。詢其故。曰。若叔未子。病且革。意嗣若矣。予曰。幸爲我謝叔父。家大人止予一子。予嗣叔父。予父又誰爲嗣者。叔父家固康。病尋瘥。自是不第愛予。且敬予。有事就而相商。如成人矣。

十九年辛卯。十七歲。

先都諫復徙館於陶之淩巷。而予從泰宇曹師學。夙仰曹師之規行矩步。稱人師。而曹師一見予文。亦即視爲相長之友。志氣鼓舞。藻思溢發。寂寥短章。舂容大篇。脫如其口。口如其意。一日三藝。日中脫稿。如探囊焉。曹師課藝篇有大結。結中時有感寓。曹師每勤默容之戒。亦間發爲詩歌。是歲。先都諫任脩脯資。而傳餐屬之錢。讀書得稍成片段云。

二十年壬辰。十八歲。

予赴童子試。縣府俱有名。二月。正於郡寓候道試。而怦怦心動。急馳省。則先都諫感寒疾。然聚授生徒如故。予勸且暫遣。因留侍疾。而先都諫蹶然起曰。負我負我。因自出僱小刀。減一簪五分許爲試卷費。促予登舟。親爲解維。望余舟不見。始入寢。先都諫初不自虞其革。復謂道試固不遠也。然予心日不寧。間徬徨寓門。而人以訃聞。先都諫以二月十五日終於正寢。予驚怛號踊。屣襪遺脫。不復還寓。跣而奔。

不識路。則依官路行。謂牽路可達。乃未盡六里。街兩足爲磚石屑所囓。血漬泥墳赤。屢起屢踣。行道嗟悼。一轎卒楊君賢。以事歸邑。見而隱之。挾與俱。困甚。則附其肩以行。昏時達邑。急買舟歸。尙二更。得躬舍殮也。先都諫瀰留時。不欲葬於祖塋。意欲問之君與叔父。得尺地可葬者。而叔父故出嗣於南郊叔大父。弗得自主。又木直薄。不可以久。屋主人難之。遂暴葬於祖塋。今三十四年矣。未能更葬。非先都諫志也。葬畢。人散。一母一子。徒朝夕哭。屋主人故有子。從先都諫學。因拉諸從先都諫者畢從予。予於是一意爲蒙師矣。余旣未冠。而諸生徒者。又故狎處。而年相若者有之。頗黠者陰號召諸生。令弗馴予約。予知之。立爲程約。弗如約者罰。弗爽。而黠者佯聽之。黠者以爲予將終聽之。諸小生亦嚴事予。遂嚴黠生矣。偶一日午解。予散步於鄰場牆以內。而牆以外故有五聖神祠。黠者率諸生徒燃燭祝予死。予一一聽之。從間戶潛歸於塾。儼然坐。黠者至。予叱令跪。弗馴。予詰以頃於神祠前羅拜而祝者何言。諸生徒相顧失魄。而黠者首服其辜。自是莫敢以黠應矣。復與諸父兄約。歸而馴謹者密以聞。歸而傲弗馴者密以聞。間一獎之責之。而諸生徒之馴約。在家如其在塾也。課蒙之暇。間爲時文古文詩歌。俱勿專業。

二十一年癸巳。十九歲。

仍館於陶矣。李君全吾以生徒過多。恐廢業。延以訓其子壻。併拉唐、張二三生。李實貧。弗能爲館穀主。其意良厚。先孺人遷居於君與叔父之側楹中。

二十二年甲午二十歲。

張生爲主。附以孫氏諸徒。張以椎油爲業。夜半起。予亦起。主人偵知之。每以魚飯饋焉。時饒公位督學南畿。有聲。一日書賈挾四府考卷來售。心愛之而力弗副。賈人去頗躁。竟遺其後一帖可五六篇。玩之。自後爲文。氣機觸發。如決壅泉。搦管拈題。意興淋漓。無所不有。迨縣試而服未闋。逾月而覆試。未闋也。時覆試有未到者。案故未出。予服尋闋。而覆試者二人至。予得補考。恐縣令疑爲冒籍。更名廷鯁。以從兄弟中有庠生以廷字排行者。可弗疑也。時縣令爲陽東章師。卽於縣堂較藝。寸晷中敲呼號徹。而予卷以次交。迨第三人交卷。則章師手予卷而示之曰。文當如此。如此。因目屬予者久之。予欲覽初交卷者之文章。師曰。不必看。汝持卷去補原試三題來。我前汝立補三義以進。則又喜。又檄其意所欲首二人同余再試。則又喜置予第二曰。恨補卷不得首子也。時夏公璞齋艱居。少許可。見予試卷而臭味投之。因稱於高景逸吳子往府試第一名。道試第四名。補弟子員。冬十二月廿又四日。就室於錢氏。室人今三封爲孺人。予昏服御皆如常時。越二日而先孺人寄一新油綠布道袍至。三日而攜室人拜先祠。因留過歲。先孺人甚歡。

二十三年乙未二十一歲。

館於淩生斗垣。秋、病痢劇。拈一死字於榻前。萬緣都斷。愈後。閱文大明快。是歲有壬雨圃者。善子平。批予命。止丁酉鄉科戊戌聯第一語。而無別說。更叩之曰。趨吉避凶的話。公也不聽。仕途上寬人些。己又

向人云中後還有三十年貧賤今科分不驗而酉戌以來近三十年矣

二十四年丙申二十二歲

館於淩夏君與叔父病不起叔父平昔最愛敬予而三從兄某父不以爲子兄亦不以爲弟叔父每憐而衣食之出入與俱予宗故軍籍南郊公爲長支無子叔父嗣祖遺軍田二十八畝以供軍需合族分受久矣南郊所自置產非軍產也而某乃鼓族人而訟時叔父有子午孫三歲矣舉族爲利所哄而予以一人挺持其間刃攢於胸時予婦尙滯外家先孺人念予婦亦時時念先孺人僦一廛於城中新街姑婦相傍也淨兒新產而族人日集而噪於室老者言死飢者言食強者言毆言殺無休時狡者則又向南郊公云我輩第惡之累甚何敢得罪叔公南郊公頗爲所愚目予若轉貽之戚者而予挺持無二意郡縣亦俱是予言諸眈眈者亦私有以餌之午弟家得無敗而予於族樹怨矣任事之性如此

二十五年丁酉二十三歲

館於沈生塤家錄科補增廣生

二十六年戊戌二十四歲

仍館於淩是時館資特十金而贏奉先孺人先孺人歲可費六七金餘金則買書讀之孺人出父母驕穉之中春汲爨澣紡績減習室靡間言門無俗務雛兒新慧囊有餘錢長讀浩歌樂莫樂於爾時矣眞是樂試問位高金多者還識此樂否

二十七年己亥二十五歲。

與趙歸甫共業於桐郵書屋。夏、惠清許敬菴先生招與其公子共事。因與鄒自淑希孔定交。是歲長女生。錄科。今行卷中行夏之時第一首。卽試卷也。

二十八年庚子二十六歲。

館於許春讀書皐亭山。夏、讀書西湖之陳莊。秋、試不售。歸。先孺人病噎。醫不驗。復徙居南郊公宅西偏二楹。十二月廿又八日有先孺人之痛。先孺人病中。孺人服事左右。庶幾孝謹矣。

二十九年辛丑二十七歲。

館平湖陸氏。而孺人撫一男一女以居。每昏。則置二稚臥榻。而篝一燈先孺人柩前。獨紡常至丙夜。叔大母沈、絕愛憐之。庶蔣叔母陸、及諸妹或僦暗中相警。紡如故。明日以爲言曰。我時思見我娘娘。何懼。

三十年壬寅二十八歲。

吳江陳氏、及新開湖二金生、合而延予。主人既不文。三生亦不韻。復荒僻。無門外之交。予得一意於舉子業。悉陳先正時流所爲文。一一比勘。分雅分俗。分正分偏。分古分今。如合諸券。僞者不能欺予目。亦無一字得干予之肺腑矣。是歲錢公卒。爲具棺斂。併葬焉。

三十一年癸卯二十九歲。

陳公穎亭延與其公子貢聞發交共學。二月以四卯葬先孺人於七十畝兜。是田故先都諫所售。以充

予脩脯予贖歸先塋之葬既非先都諫志而先都諫葬後族伯少山葬其左族叔君飾葬其右先孺人不可以合於是營合壙於七十畝兜先以葬先孺人而虛其右以待先都諫乃葬後多故至今未嘗合也先孺人服既闋始就遺才試縣試第四名時縣令爲安福謝公鳳高名雖稍亞而意常在予府試第一名則嘉興令鄭公振先所取時競者日奔走名紳之門自鬻名紳亦復假文字以收名生心醜之故心德鄭公之知已而終不敢以相聞也道試錄科鄉試不售

三十二年甲辰三十歲

仍館於陳高先生來弔得見數歲館穀所入亦微有贏者而孺人刻苦自將撫二稚雖菜腐不時食是歲出痘幸俱無恙而調補徒熟醬耳以此得置數十畝兼有擔石儲孺人儉德所致也

三十三年乙巳三十一歲

館夏瞻明予既於鄉居不愉而卜居又復無力偶城中學後一居北向而臨水者欲售價刁數十金與三從兄靜我鄰力勸成之半以貸母錢而力詘矣是歲葬外大母洗孺人先是外大父守耕薛公生兩舅字長舅弗慈長舅亦弗善事其父母挈其孥棄父母出走守耕公沒先都諫跡長舅歸喪弗戚外大母依小舅居小舅死其婦改適外大母無所歸則詣長舅出走處與居先孺人日念之生死不相聞時痛戊戌遣予詢故嘗知長舅出走處跡之外大母則既死矣其柩存先孺人於是歲遣予扣長舅歸外大母骸輒不許至是予窘甚而舅婦死長舅復老病則使人告予葬外大母予力弗能及而不敢辭以

清明節襄事。此先孺人志也。時孺人又病疽。病實非疽。大都怪痰耳。而醫者醫之。大潰爛。以至於疽。所食參耆無算。泚兒又以赴館過橋。爲鄉人負布花者所擠。墮橋下。右股斷。更費數十金。是居不一歲而卽貿之。人賃夏瞻明宅偏數楹以居。

三十四年丙午。三十二歲。

復偕賁聞兄弟讀書於南城沈園。錄科。鄉試不售。七八月間。孺人大病。垂死。時泚兒已知事母病也。

三十五年丁未。三十三歲。

館高氏翼光、昺光、軫光。是歲以壬寅所得。皆沿門持鉢。非自己面目。盡情拋擲。匠意抒寫所得。不數首。然意思開發矣。萬已具明歲約。而氣岸各不相能。併當年辭之。

三十六年戊申。三十四歲。

館風涇秋遷館於瓶山。是歲大水。所贏擔石盡沒。

三十七年己酉。三十五歲。

偕朱士翹讀書於荻秋菴。錄科。六月、赴省。自肄舟中。卽時拈誰能出不由戶題。而機軸枯澀。時復置之。至八月初汨汨如湊泊。勉成由戶一義。更成二義。而入場爲雨所苦。候點之時。已淋漓透溼。入號舍。復處下流。沒至腰腹。困頓特甚。幸第一義宿備。遂酣睡及午。庸孟稍稍點次爲之。夜刻燭爲文。以更爲率。每成一義。輒小憩。卷畢。神思乃漸平復。展閱自笑。亦復沾沾自喜。場畢。歸謂泚兒曰。當是第二卷文字。

果中二十二名。爲元趾戴師本房第二卷云。詢故事。云縣公稱門生。久當更之。予以爲既久當更之。何如久而不必更爲善。因不稱門生。入都仍更本名大中。

三十八年庚戌。三十六歲。

下第讀書於城北。夏唔顧涇陽、高景逸、辟元臺、諸公於徐元仗園中。

三十九年辛亥。三十七歲。

館夏述明。是歲執弟子禮於高先生。

四十年壬子。三十八歲。

高氏復來延予。予復館於高氏。是歲。淨兒補邑弟子員。偕吳子往北上。寓香河北寺。時玉臺先生爲香河諭。

四十一年癸丑。三十九歲。

下第。讀書於慈雲寺。時有解。

四十二年甲寅。四十歲。

時賃夏屋居九年矣。所居前列十餘楹。東枕小橋。卽淨兒傷足處。面溪。溪邊無容足之地。虛一廊以通行。循橋而西數十武。於列楹中啓一徑以通予居。徑窄。行不可以竝。又中鑿一溝以通簷流。循徑而入。爲三楹。則予居也。西一楹以對客。簷卑。俯而後可入。外廊割三之一以與西鄰。其庭則南西鄰溷穢雜

置。雜落縱橫如魚鱗。復迤而東南。幷不能以三之一。東二楹環堵高稍簷。東一楹爲廚。屋勢傾而東。主人於廚下斜設一木以支。家人出入其下。日數十俯。中楹之前爲臥室。後截以置織具。西楹之後以通行。後更有三楹。高深廣俱不能以丈。西以祠先主。中儲書。東儲柴而已。諸簾繩皆百年而上。黑腐垂垂。又址下而外崇。遇雨則上漏下漲。卽晴霽亦溼以爲常。己酉而後。又於徑之東側。賃一楹以居老僕。至是有數生徒及門。再典三從兄卿雲屋以居。併居諸生焉。以營典直。故家更蹙。蒋病而說經課藝神益王室。人醫人友人勸之。不少休。濂兒乏棍。從市肆賒夏布爲棍。直四分耳。每索值。窘中不能應。每自笑。是年四月四日。洙兒生。猶在夏居也。妙景。此況味亦當千古也。

四十三年乙卯。四十一歲。

元趾戴師補官文安。以書貽予。謂家人赴任過浙。挈予同行。兩世兄共事。予竊幸早北可以肄業。遂謝生徒。弗受。而急淨兒婚。幷爲濂兒訂陳貢聞婚。乃世兄遲遲來又止。二世兄來。而第遣其家僮相聞。舟遲前。予旣以諾戴之請。不得已買舟以前。遇於京口。蓋世兄實無意於予。而所偕李生者。日酒食聲色相謔浪。交相怪也。未抵文安。則李先以意通戴師。使戴師先怪予。乃予新買一僕與偕。後湛溺於賭。好酒。弗能其主人也。日過午而不能得飯者時有之。予於是時作孤身萬里垂死空山八字觀以自持。偶有人索題壁。立齋。歌以見意。乃是歲所詣文境。又自覺蕭灑夷悤云。早冬閒。吳子往入都。因辭文安去。

四十四年丙辰。四十二歲。

場前文思蹇澀。有曳白之慮。入場日。遂全不構思。引筆直寫。自謂免於曳白而已。而汨汨而就燈下補稿。頗覺生動。乃人情以平日之蹇澀少之。卽予亦自少也。橐中金盡。又所攜甚不習。且離家久矣。試畢卽南至東阿。聞報。中二百九名。本房爲等軒商師。赴廷試。賜同進士出身三甲第十三名。觀大理寺政。六月。選行人司行人。意有所不可。輒於衆前否否。人搖首吐舌之不顧。而遂以買時人之忌矣。十二月。奉使諭祭衡府。商河王以二十一日辭朝。

四十五年丁巳四十三歲。

正月。入青州竣事。取道泰山。登其巔。拜孔林。二月。抵舍。輕舟微服。意思蕭然。女氏歸於曹。衿襦不具。

四十六年戊午四十四歲。

予在京邸時。稍貸雲卿兄金。無以償。以典房舊值償之。仍賃夏瞻明政和橋居。居其家人。而自還朝。十月。奉使同徐雅池太常册封代世子。卽鼎渭。故代王所欲奪以與鼎涉者也。有所贈遺。謝弗受。同事代爲強之。不可。云渭涉爭立。費金錢多矣。此翻須令知中朝原自有不受金錢之人。平生之硜硜。又弗論也。倡除。抵舍。

四十七年己未四十五歲。

十一月。還朝補考滿。會禮部堂印久懸。明年。始達吏部。

四十八年 卽泰昌元年。庚申四十六歲。

邇時行人尙階八品。具疏移贈。尋奉使岷藩掌喪。岷固楚之南境。黔粵鄰壤。暑雨中跋涉萬山。事竣。以六月十有七日。登衡山絕頂。蒙雨而上。至頂開霽。少頃復雨。信宿而下。道江右。訪南皐先生於吉水。抵里。兩奉哀詔。今上登極。予以俸滿行取。相善者勸亟行。予曰徐徐。以聽其自定。

天啓元年辛酉四十七歲。

三月入都。杜門獨坐。有來顧者。報之。不來。雖要人不往。例。候考者於朔望日赴吏部揖。堅不往。而一時忮予慕予者相半。四月初七日考選。初十日命下。得工科。而要人之忮予者。以不得逸其忮心大鷙鷙。羣忮而黨要人者。爭眈眈而伺予矣。時正值遼陽之陷。而王希泉以宿名爲楊、李請。竟得請。予不勝封疆之懼。疏劾王羣兇猖猖而起。予弗屈。乃王日仰於鄒南翁。出入朝序。則隱其脇間羣兇叉號於朝。王不得安其位。且拉鄒南翁日向余而瑣瑣矣。復走其信僕。昏夜持書叩予。予弗啓。自是楊、李得長繫。而兇類之疾予。亦日益深。中予名於內巳、周冢宰中言者以去。張誠宇以御史大夫爲冢宰。首推鄒南翁爲御史大夫。內方自有所屬意。得旨別推。予輒疏爭。人咸爲予岌岌。會有繼予而爭者。南翁故得爲御史大夫。而忮者益亟矣。是歲督浚城壕。諸監督各費不等。予案文計費以□費多者率自告減焉。

二年壬戌四十八歲。

廣寧失守。同僚議捐俸助煤米各五十金。惠元孺云。鄰爲魏廓園。廓園於一切餽遺。咸弗受。計吏望門卻走。蔡元岡云。誰教他弗受。而予以工垣歲數有金帛之賜。計九十金。諸受賜者咸益之以識欽賚。予

以弗得朝夕菽水。郵四十金歸買祭田八畝。而適餘五十金於橐。得如例巡視節慎庫。諸商工官肯或以予未嘗爲吏。易之。其故嘗爲吏與未嘗爲吏者。亦徒貪緣與共爲姦利。一日有投二簿領陵工銀者。驗其印文皆謬。立法之而大司空王大蒙以爲發其工部膺印。懟甚。又軍與旁午。諸商工官肯乘急爲姦。大司空一切弗問。令悉白予。而予稍持之。又議築重城如都城。京營長李公崧毓既以爲長策。大司空又以爲是誠在我。議費六十萬金。按二八陌則。則諸肯當入十二萬金矣。諸商工官所乾沒。不可勝計。寇在遠而虛糜六十萬金於門庭之近。非計。顧無肖攖者。予奏大司空止之。亦遂聽之。然大司空益懟予矣。又一時宵小悉集於烏程。烏程媚客魏以自固。其所以媚客氏者。至纖醜弗可聞。諸君子共起而擊之。予吏爲特疏。疏上。幾不測。親好亦數顧諱傳爲知是弗受書帕者而寬之。未可知也。陳堯師赤石病革。往候鄒南翁在坐。愀然曰。不久恐有廷杖事。陳師病。舉體振撼不寧。側身向外稍屙。而俯其首執予手曰。汝打不起。今後莫做狠本罷。陳師督學浙中。兩試皆不甚前。而道義骨肉之感如此。時王紹徽處西北而號召東南。在朝在莽。實繁有徒。家宰實陰用之而護之。至是偏擇撫臣缺。予糾之去。每犯必羣兇之尤。一時以爲予有發必拔檠驢之橛而實犯衆怒矣。奉使福藩。册封王妃。使竣。道嵩山。宿少林寺。阻雪。冒雪尋達摩面壁石。抵中牟。福藩復以五百金致餽。不受。復書勸令稍廣以助遼餉。是歲。外母卒。孺人身其喪。先是。外父母生一子而驕奢之。外父卒。子未成人。已驕不可訓矣。而外母護之更甚。護驕子既甚。而所以苛求孺人者。復大不堪。衣衾之屬。歲具以遺之。立授其子供一擲之費。計朝夕供

菽水。則朝夕嗃嗃哭。念其子之飢。具粟以遺之。亦復供其一擲耳。孺人不勝遺。外母不勝飢寒。子愈益驕。嗃嗃苛求。至於死。

三年癸亥。四十九歲。

新正抵里。□月□日。陞戶科右給事中。邑中苦兌運。姦胥姦里姦軍相比而勒民。民困。予從史邑父母不聞官民二戶。復九石八斗之贈爲例。更無名之費不貲。一切裁去。時邑父母既不甚健。又陰從而撓之者多端。雖官紳間有之。所以左右邑父母者頗力。後歲。葱嶺王公撫浙。藉其力。凡浙西漕稅之地。盡一爲令。歲可留數十萬石。甲子大水。米價不甚涌貴云。予自度取怨於世已甚。有休焉之志。而同好以君子道長宜出。勉爲北行。而時倦而欲還。乃二三蠢僕。無一可遣。以繳節者途中接邸報。又以□月□日。陞戶科左給事中。遂抵都下。一時仁賢頗相信。初志漸隱矣。冬至陪祀南郊。會有巡青之役。京師小民。以報商爲苦。而舊商衙青中貴。以招商爲利。於是京場各商。按例不報。其外各倉場。有裁而無報。報者認者同至。間一易之。新商困。或卽併之舊商。人情帖然。估價較往歲省四萬金。往青役無羨予。不三月。存羨金八百餘。又卻青鷹之謝。先事者以爲形其短。殊嚇。時卹典濫冒。請乞無已。一引會典裁之。雖大有力。甚有口者弗顧。益滋怨矣。

四年甲子。五十歲。

先是某者御史爲大理丞。不數月遷少卿矣。又不數月。而冀以僉都協院。時副院則鄭公元岳。僉院則

楊公大洪。席俱未暖。某欲遷僉院。則躋楊爲副。而遷鄭爲戶部侍郎。予以一時副僉稱得人。官固未嘗缺。無故出鄭公於戶部。人情亦不堪。卽吾輩任事當在人先。遷官當居人後。若吾輩不以恬風世於皇御門之頃。特出面恩取忌。品亦不光。予自以爲朋友切磋之道宜爾。而聞有二心矣。逆數是歲之二月。吏垣都諫程芸閣當陞。序屬某□□□於冬間卽微以親病開矣。序當屬予。而某不便予之居斯地也。急貽書於阮大鋮。令急來。時阮移病未半年也。阮資雖在予前。而尙爲右給事中。阮至而程始陞。陞後復以補某。補某之後。阮轉左。會江北銓司缺。某意屬何□□阮意屬曹履吉。公論以屬宿望程我旋。程後徐當補何。而阮於某格格也。則又倏而推陞周士樸出工垣缺以待阮。阮大恨。急圖於故所結兄弟傅繼教。嗾弗下。而某又陰卸以爲是予欲之。而予弗聞。阮故弗善予。自恨滋甚。於是某之喪聞。而阮補吏垣矣。阮既補。予以阮故未絕於吾黨。凡事誠意相商。必不至大決裂。乃某意既弗善予。復不善阮。欲乘此兩去。而更有所屬。會西江諸子以鄒公匪石調銓事。弗得與聞爲恥。阮因合章□□并合黃正賓陳居恭共攝之。而操江□□復鼓鼓於弗得驟遷。令圖予。并圖浮邱。而傅櫆之疏稿具矣。櫆稿具而阮始辭朝。予疾叩冢宰停數日且弗推。冢宰既諾之矣。乃以是日陞予。十八日予陞吏科都給事中。十九日傅櫆疏上。時魏奄如涿祠元君。阮留涿然秸相拜。作竟夜談。櫆既結繼教爲兄弟。爲內應。復伺魏奄於道左。以通款。奄甫至而櫆疏下。汪文言逮矣。聞是日且併逮予。而旨下乃有新擢首垣、不得輕詆語。予疏上。又得旨。著卽到任供職。遂以二十六日到任。於二十七日鴻臚寺報名面恩。乃二十八日忽

於朝儀起數奉有互參未明何得到任面恩之旨舉朝驚詫二十九日予有疏席藁三十日復奉有到任供職幷免面恩之旨然予之去志決矣徒以汪文言事未明暫奉旨且留會楊公大洪二十四罪之疏嚴旨切責六月初五日予具疏公糾立頃傳票降級調外語未竟復傳錦衣衛拿了閣臣韓公象雲云一刻兩傳如何遵奉調旨罰俸而遊於羿之彀中者屢矣予於是決計歸直須文言事竣而某嫌於共事不能獨留謂予徒齮之使去則以計典近教同志者具疏留予小臣屢奉明旨謂義不當固辭遂銳意以澄清計典爲己任會於奉旨禁餽遺之明日發霍邱之餽而人愈側目御史大夫缺營者多營之內予一意推景逸先生謂人既內營推之自外疑多不下不下將廷爭焉若爭須爲天下第一人爭耳他人不足爭也既而得旨九月朝審時樞輔請宥遼左失事得旨貸以不死於是朝審日不列情眞第云候旨竣事大司寇傳簿畫題予以恩貸出自聖意朝審日是明刑堅不畫題併爲刑垣具公疏草而議定會晉中缺巡撫尹同皐潘雲翼欲得其座師郭尚友郭先以賄入程芸閣程辭之而復至頗有聞冢宰既不許秦人則思用惠公元孺齊人則思用周公衡臺乃冢宰則自與夏繩北定一清悟之謝公鳳高矣謝舊令予邑諸弗得者咸以爲出於予嫉予甚陳九疇因爲人所用尚未顯攻予也會十月之朔閣臣廣徵頒歷則不至太廟則又後至予陪祀同陪侍四科臣糾之廣徵不能不折於予言而九疇其鄉人因列疏攻予矣十二日予卽於部院覆疏降調十五日策蹇南旋冢宰御史大夫疏救一時俱被逐沈年兄炎洲公疏首俱逐自是少宰陳公中素楊公大洪左公浮邱等黜逐祇奪翩翩而出國

門。無虛日矣。是歲。柟孫生。葬姚五姑。

五年乙丑。五十一歲。

予一意杜門謝客。而邸報中聲息洶洶。不敢寧居。倉卒與濂兒畢姻。以四月十一日二十一日而逮者至二十四日就逮。士民號慟者幾萬人。道姑蘇。周令夢洲、白鑑桓舟中。者積日夜。以其季女與柟孫締昏焉。高先生既前候予於平望之南。過錫山。復送之高橋之北。紀其言爲高橋別語。

先君聞難後。揚揚默笑如嘯詈。而一出於眞。淨寧悲憂填膺。覩顏色。輒亦歡笑。不復知大阨之在後也。五月五日。舟過錫山。陳發交攜蒲觴相餞。歡笑竟日。初六日凌晨。遣濂歸。行納采禮於周蒙泉。擢淨尾舟而行。或爲緹騎覺也。遣僱小舟先發。淨別而北。濂別而南。草草分散。不料自北竟長別也。於乎痛哉。六月十二日。檻車經良鄉。遣奴鴻飛以此譜授淨。誡勿求見。十三日入都。繫錦衣衛東司房。十六日午間。入北鎮撫司獄。越十日而楊公至。二十八日。許顯純、崔應元奉旨嚴鞫。許既迎二魏意。搆汪文言招辭而急斃之以滅口。對簿時。遂齟齬如兩造之相質。一梏敲一百穿梭。一夾敲五十楨子。打四十棍。慘酷備至。而抗辨之語悉閣不得宣。七月初一日旨下。則直云六人伏辜矣。仍著北鎮撫嚴刑追比。五日一回奏。聞者莫不喪魄。外魏佯請赴法司以解於衆。而令內魏故留中以饕臺省之將言者。初四日。輸三十金。顯純槩不用刑。以用刑聞。且請從輔臣言。蓋聊以市德云。時躬輸金之役者。舊鄰劉啓先也。往歲夏氏屋以居。爲比鄰九年。緹騎至。洒涕請從。遂更名姓。雜諸僕中。周旋艱

險。與此事相終始。擎金以入。見先君於庭。以出。出則涉私喜過望。謂派贓有至四萬者。而先君獨三千有奇。似屬未減。且金又似可徐徐輸也。及旨下切責顯純。初比緊箝十棍。旨下仍切責十三日。同楊左各三十棍。先君自此遂大困。顯純又限五日再比。所輸數更日增。涉惴惴懼不給矣。十六日旨下。又切責顯純。應元各降一級。涉惶怖絕望。欲代劉執輸金之役。一見先君。劉苦相尼。十七日劉入。先君俯相勞苦。且辭曰。憊極矣。未刑時。莖莖毫孔俱疼。殆不能支。姑毋令吾兒知也。劉微以涉意告先君。大驚。比輸金。楊左受嚴刑。餘四人寬免。劉出。涉又私喜過望。叩頭謝劉。謂毒蓋偏有中矣。急奔定興江村。告貸於鹿大公。大公義至高。然家故清窶。展轉旁貸。僅得十五金。涉未至。大公先已傳告同好。深鄉劇貧之士。素不通姓名。爭貿所有以相應。許顯純宗族多與焉。然橐之曾不盈五十金。涉且感且愧且悲。急奔至良鄉。訊十九日消息。則六公同被酷刑。一如初鞫時矣。二十一日。奔至城。則當日又同楊左各三十棍。涉狂駭驚怛。不知所爲。究其故。則倪文煥以細事忤中貴。賴崔呈秀以免。急攻蓼洲婿之。中及締姻事。蓼洲答而先君之禍遂益烈。暫寬忽嚴。倪文煥爲之也。於乎痛哉。二十四日劉入。先君不復能跪起。荷桎梏平仆堂下。劉膝行而前。見額帕垂覆。因整之。青半露。掩之。羣蠅嗡腐膚。驅之。問安乎。曰。病病甚。亦強進粥乎。曰。勿言。勿言。促我兒逸去。劉不覺哭失聲。衆呵之。出。是日又一夾。敲四十楨。劉請於裏門卒。隱垣隙竊窺。初猶聞痛楚聲。已殊寂然。刑畢。拽入。少頃。顯純令管事官二人進獄。久之。方出。衆莫測其所爲。但聞楊、左、魏已舁至後監。二十五日。柬帖入。不復出矣。

楊、左以是日報亡。二十六日。報先君以巳時亡。然終不知死期與死法也。於乎痛哉。時天暑發臭。相驗領埋之旨。故遲遲不降。而東廠日尋伊寓如織。三十日。始差官發屍。偕楊、左從牢穴中出。骸漲而黑。炭炭有露落處。急併穢褥卷之入棺。無論飯含弗及。併不得憑身一慟也。於乎痛哉。八月初九日。不孝男學洊抹血謹識。陽明先生詩云。爲臣爲子情何限。夜夜潸霽泣伍胥。嗚呼。子去同一淚也。

將赴浙獄遺友人書附錄

權閹之殺忠良也。以什伯計。有死貶所者。有死獄中者。死杖下者。有死東西市者。然皆隨刑隨斃。隨斃隨殮。雖或身首異處。猶能補綴成屍。使妻孥相抱一哭而後蓋棺。亦不幸之幸也。未有若先子之備嘗慘酷。未死而蛆蚋生肌。既死六七日。猶故緩其旨。俾尸腐牢穴中。不使一寸肌膚獲粘殘骨入木者。足下讀書萬卷。見古忠臣之死。有慘毒如先子者哉。矧其人既死。坐賄三千三百度其家無四壁。勢不能償。必至巢卵俱傾。根荄盡斬而後已。洊嘗中夜環走。慟極成癲。謂前此設有人焉。挺躬仗義。貸以多金。使得如數以輸。及期而納。彼縱意不在贓。猶得出詔獄入法司。使父子相訣而斃。不至割絕傷慘。遂至此也。豈意偏告親知。百無一應。推委遷延。備極詐狙。獨范陽長者。高倡醵金之議。深鄉酷貧之士。素不通名者。莫不典衣鬻物以相和。然多者不過十餘金。寡者數十青蚨而已。伯夷有難。豈顏回原憲所能助哉。已矣。勿復言矣。昔人謂廉吏可爲而不可爲。猶謂妻子貧困已耳。今則枉刑坐賄。罪延其孥。清白吏子孫。其受禍有什伯於墨吏者。福善禍淫之說。豈特不驗。且復倒行逆施。

茫茫天道。尚可問耶。今追比伊始。將就浙獄矣。先子罹禍。人不手援。豈先子既沒。猶有出而援洊者哉。卽或有之。顧昔不能活父。而今以自活。洊實痛之。不如速死之爲愈也。嗟乎。怨哉。司馬遷羞貧賤。輕仁義。洊頗怪其繆於聖人。乃今知其不妄也。貨殖游俠諸篇焉得不傳千禩哉。先子死。當葬首陽山側。若洊死。須葬要離塚旁。天地鄙陋。莫可共語。昔先子檻車發平望。嘖嘖奇足下不置。僑良鄉賓客傛從。俱似遙領。足下意者。及扶櫬南返。又聞經緯甚悉。慨然歎足下義士。故抆血佈此。知回憲無力。不能援伯夷急難。苟存此心。亦足慰先父與不肖之雙魂於地下也。臨書哽咽。不能更言。

# 顧塵客先生自敘

予自丁未幸第選閩泉推官。時按臺缺。撫臺徐學聚被論候代。一切以情用事。監司而下。尤而效之。予銳意政事。遇事輒攘袂爭。爭而得者十之七。然猶鬱鬱不樂。得奇疾。棄官歸。遇外家立嗣事。頗任嫌怨。卒捐外父所贈以明志。家居三載。改常州教授。丁父憂。喪畢。見正人日就摧殘。慨然曰。昔賈彪不入顧廚之目。卒西行以解其難。予向與東林疏此正可以彪自況也。補國子博士。頗爲世道効力。人皆不知。後以同事詡其功。予名亦漸彰。爲人所忌矣。戊午陞刑部。己未以便差歸。辛酉復入。則世局一新矣。而南昌爲相。頗與言官構。予託友上書。勸其先歸主權。則相權自重。言路自清。逆而行之者。禍也。南昌歇息而不能用。予旋以試事赴西粵。歸朝則壬戌春矣。福清與南昌小嫌。羣小浸潤之。予直言轉福清之聽。西粵佐之。卒善南昌之去。而予與南昌向竟未識面也。去之日。乃一謁之耳。南昌益歇息。時廣寧陷。重臣道將俱逮。王紀爲大司寇。必欲以大獄屬予案定。已予啓調儀司。爲王所留。時諸正人以經罪稍薄於撫。予初亦從之。然不能堅也。卒以此禍。然禍源豈在此哉。蓋自國博時胎之矣。羣小譖予於璫。謂王紀攻渠諸疏。皆出予手。予無崆峒之才而有其禍。自此始也。釋姦細之假者。而原參臺省。怒辨劉一燝非南昌族。辨佟卜年非叛人。而舉朝怒者十之七。予禍不可解矣。是秋。調兵部。是冬有連疏攻予。且有以奇禍中之者。至癸亥夏。得白告歸。甲子秋。調起禮部。予赴命北行而時勢大異矣。亟求一臬以出。卒不免逮訊。頗困於刑。得良方治

之。瘡稍合。已而有法司定罪之命。

自敍刑曹事七條

自天啓辛酉遼陽失後。京師五城察院暨京營科道。日以捉姦細爲事。及至送刑部。其稍有影響者。大率論辟矣。其絕無影響者。可二百人。司官明知其無辜。則高庋置不問。恐得罪原參官也。已閱數印君矣。及壬戌三月。予署山東司事。查前之二百人者。率皆以飢寒瘐死。尙存五十餘人。予啓尙書王公曰。以某一人之命。易五十人之命。某尙便宜。況以一官易五十命耶。王嗟歎許之。卽日齊同事者原雪之。止留三人。一則自供甚悉。不待刑訊。一則雖非姦細。乃假印人也。一則證佐未備。餘悉開釋。送大理評允。面縱之。原參臺省。有怒於札者。有怒於辭者。有怒於文移者。予悉錄讖詞。託人致之。無不咋舌曰。此老吏之筆。勿與競也。予是以得免參論。而臺省視予爲畸人矣。

兵部尙書行邊張鶴鳴奏杜茂修卜年謀叛事。大率謂卜年河間爲知縣。茂匿其衙中三月。相與謀叛。乃遣茂同其大管家二管家李永芳處。相約爲逆。詞證甚具。王尙書問合屬曰。見杜茂招否。何如。衆莫敢對。予揖而言曰。此只依原招斷之可耳。王曰。尊意云何。予曰。兩人同謀叛三個月。其情必親於骨肉矣。以理言之。尙當出妻見子。豈家人小厮名字。尙不知耶。今聞杜茂在外審過五六次。夾十餘棍矣。問其大管家二管家姓甚麼。他終不曉。豈茂果僮昏耶。況同往李永芳處。往返數千里。而不一問姓名。尤可異也。王大笑。司官中有欲下石者。皆息喙。杜茂者。實陶登撫門下千總。給以千金。便之募兵者也。茂頗浪費。愧懼

不敢復命。乃匿於薊州一寺中。被番役擒出。誣以姦細。其及卜年者。蓋其得入陶幄。或卜年薦之也。

壬戌七月初。司審杜茂事畢。王尚書問卜年當得何罪。山東司印君朱大典不能對。予曰。雖非姦細。然實是佟養眞族。坐以平叛族、流二千里可也。王嗟服。

七月十四、王以成佟招遣限得嚴譴。署部事者、右侍郎楊東明也。不問司官。不會大理寺、都察院堂上官。徑將原招自改。於十六日上疏。大率謂卜年係□□同族。每歲拜金世宗墓。宜誅。予同寮友潘員外面折之曰。此言何從得耶。楊曰。聞人之言。予曰。刑部招但有審得云云。未嘗有聞得云云也。疏已上。本司朱大典員外尚不知。朱聞惶遽。追而返之。

七月十七日、楊升堂。畢。揖合屬於法几前。聚議。非故事也。故事。火房議事。升堂作揖而已。楊問曰。聞獲熊某者。卽獲佟某者也。其中機彀。何以相通。老夫請問之。諸公同僚三十餘人。同聲言二事各不相蒙。無以仰對尊旨。楊問不已。予揖而前。楊曰。公有所言耶。予曰。老先生所問。非屬官所知。安敢有言。但老先生欲知此事機彀。張鳳皐老先生在城外。折柬一詢之。足矣。楊語塞。蓋此語卽張教之折問屬官也。值同僚汪君詞過激。楊乃語侵汪。以自解而散。

七月十□日。楊未升堂。在火房問合屬曰。佟養眞前以謀反論。則卜年非叛族。乃反族也。反族當論斬。予直前揖曰。按律。反族不同謀不同居者。只暮親論斬。餘不坐。楊作色曰。謀反夷三族。何論暮親耶。予和顏色對曰。員外所執。乃大明律。老先生所執。乃漢律也。同寮命吏檢律。謀反條呈楊。楊無以難。

獄中雜記五條

一入詔獄。聲息俱遙聞。不能覿面。是卽死也。何天玉云。在詔獄寫單。索飲食於外。譬如祖宗之顯靈。家人送食。傳單而進。譬如子孫之祭享。非久困於獄者。烏能描畫至此乎。

予入詔獄百日。而奉旨暫發部者十日。有此十日之生。幷前之百日皆生矣。何者。與家人相見。前之遙聞者。皆親證也。予既叨此一百十日之生。視彼先逝者已幸甚矣。復何憂哉。復門戀哉。

偶作一聯云。故作風濤翻世態。常留日月照人心。自志也。

詔獄所苦者五楎也。夾也。棍也。杻也。鐐也。所恥者五。囚首不冠也。膏藥貼指示傷也。跣一足亦示傷也。彼高坐謾罵叱咤也。我蒲服擎跪也。有此十者。卽無追贓之苦。有倖生之路。丈夫猶不再辱。況兼此二患乎。予以五十死。猶勝死者壽而無子者。予以不祥死。猶勝死牖下而無聞者。

別同志絕筆

雲陽市告了假纔十日耳。弟不屑爲妻孥計。吾兄亦不必爲弟身後名計。但念古人有託孤之誼。故聊復及之。哀哉。

# 碧血錄下

繆西谿先生自錄

生平略節拈出與兒輩知之

吾母先產兩兄皆痘而殤一弟又殤予故以獨子受憐自提抱以至髫齔撫之不啻掌珠也七歲入家塾十一歲開筆習舉業稍露頭角師爲孝廉夏維卿先生十四歲赴童子試縣令楚麻城劉公（名守泰號鳳嶼辛未進士）見而賞之置一等曰是子幼乃具史筆予感公知至今不忘十五試學臺不錄是年冬大父東渠公歿明年家難起其冬吾父與二伯澄灣公俱就御史臺繫外舅復菴李公亦同日繫李禍在里豪予家禍實與豪連云明年春以童子試縣令閩詔安胡公（諱士鰲號棨南丁丑進士）大激賞拔第一顧問左右此子何家產左右以吾父對公曰此其家當不惡何以有今舉因廉知吾父伯冤立上書主獄蘇州理郡公（諱佩號泗陽）吾父伯事得盡白幷根究其造孽者而吾父得稱爲布衣完人矣胡公之知吾千古之知而其恩吾家百世之恩也自是府縣錄考復連第一入學第四學使者郭還一公也（諱維藩陝西徽州人戊辰進士以庶常出爲山東是歲萬歷之戊寅）吾年十七辛巳年二十始成婚其年歲考十二名補廩壬午錄十四名學使者李會川公也（諱時成河南廣昌水人辛未進士）予以天啓辛酉典楚闈以報命還里取道蘄水公之墓木拱矣登其堂設位拜之壬午之試應天也胡公以解首相期縣燈於署以待一捷乙酉戊子俱以二等試應天至戊子而予之揣摩已就南昌羅柱宇公

諱朝國．癸未進士．以青浦令分考取本房第一．公署其卷云．近試郡邑青矜．獨子爲快士翹楚矣．閱卷者兩司李．雲間理李公．諱雅．號中白．丙戌進士．吾常理張公．諱鳴岡．號見菴．萬安人．庚辰進士．二公皆有非常之目予．終身師事之．癸亥春．以河南封差還過永城．得展拜李公之堂．然已丑觀風之卷．實胷炙一時．至今猶爲士林所誦．自是予名益起．五試觀風皆第一．而吾常理閔公．諱廷甲．號翼墟．湖廣蘄水人．己丑進士．每試必搜予卷．置之第一．而京口理南城張公．諱時顯．號新屏．丙戌進士．禮遇加隆．諸公子孝廉曾相遇於公車．講通家．自丙辰以後．予棲遲里中．再入京師．不復相聞．恨無從一訊也．辛酉過蘄水．一憑閔公之席．而哭之．時公舉鄉賢．學使者遲其報．予屬尹淡如丈轉屬之湖北道．竟得報．淡如答書云．使者方代．得之警爾．此其事甚奇．然公不獨知吾文．且念吾貧弱．保持吾門戶．吾報之未盡也．辛卯學使者海澄．立臺柯公．諱挺．庚戌進士．錄第一．復擯斥．吾年三十矣．甲午．縣試第一．將就府試．而吾母已病噎．視病勢日甚．遂同衾被臥起．視湯藥者月餘．母病竟不起．痛哉．先是吾父遇難之後．痛血下注．中血下削．遂得痿症．臥牀經者十五年．吾母手操筦鑰．予外持門戶．又是以得安枕席．及吾母之亡．而吾父朝夕靡恃．予忽忽不欲生．明年乙未春．勉舉母殯．權厝於亦岸之阡．請趙文肅公誌．丙申．授館於溟里顧氏．而吾父於中秋之夕．忽得便血．急歸視之．見神理小異．不勝憂惶．時學使者南昌陳公．諱子貞．號懷雲．庚辰進士．科試第六．父懸望一捷．而丁酉之二月．父不起矣．連遭兩喪．生氣俱盡．復以是年冬舉父殯與母合窆焉．請王鴛部澹生公誌．誌皆未勒石入隧．意俟異日贈典稍進．以闡我二人之幽．併勒入隧．不謂逢天之譴．并奪兩贈．此不孝之死不瞑目也．奇禍至此．人人有風水之疑．吾亦不能堅持而其

仍其改、聽之子孫矣。無論其仍其改、勒石不可緩也。子孫念哉。戊戌年已三十七而文思益溢。發從游者日益進。汪大行邦柱、與盛孝廉世才、同來游。予之契如石。實眞賞也。己亥前令胡公守青州、以予文示馮文敏公。文敏擊節曰。此館材也。可召致青社。爲吾家子弟師乎。胡公以其意來促駕。於是有青州之游。館馮塾者兩月。文敏以少宰入。胡公以璫禍罷。予乃罷館歸。文敏爲我點課。極精細。臨別券我。必捷。明年舉應天二十一名。時年已三十九矣。本房西安徐公。諱可求、號靚我、壬辰進士、以上海令分考。得予卷甚晚。舉示同考浮梁陳公。諱大綬、號赤若、乙未進士、兩相擊節。呈主考晉江黃公。諱汝良、號毅菴、丙戌進士、公大賞異。時本房頭卷已定元矣。故得二卷副焉。長沙莊公。諱天合、號沖虛、己丑進士、賞如之。是榜多名士。予亦時名中一人。三師甚喜。皆曰。門生光座主矣。予遜謝不敢當。同年顧朗仲一見莫逆。其古學古心。予遜而推之。定爲石交。後朗仲死。予不勝山陽之痛。至今過虞山西麓。不忍入藤溪寸步。有季女適其季子。蓋朗仲在。予有一言之盟也。朗仲歿後。家益窶。予收季子而館之。力不能爲治恆產。亦吾未了之事也。予爲諸生二十餘年。鄉舉十餘年。不營產業。公車之費。不貲。家日益落。至癸丑。無以治裝。謀之虞山諸友。得三十金以行。其困苦如此。倖博一第。已五十三矣。本房爲今禮部會稽錢公。諱象坤、號麟武、辛丑進士、以春秋分易二房。同門二十一人。予爲第二卷。師題其卷曰。先甲之而後乙之。殊自咄咄。蓋實錄也。拆卷呼予名。同考皆爲公賀。而主考福唐公曰。此人老名場。終被我收拾門下。予見錢師。師首述其語。以爲館選機云。會三十一名。殿三甲五十四名。格當得縣令。予才拙不稱令。欲改從教。或曰。尚有館選一途也。是年八月、選得第七人。同年有不得者。倡爲金沙薦舉之

謗而東林之目自此起矣金沙者于如菴玉立也時方爲人彈射故其人以此孽予且曰顧涇陽先生知我以小友進我我眞東林也予了不爲動初試閒第二實福唐公首取移置二者惕於前議也自是四試皆第二後得第一留館中故事吳浙閩三方非一不得留也嗣後福淸爲政意有所向而故抑其名以鎭外議而予名卽後不出四五忌者旣旣矣而少年眽之者并不樂予予貧不能徵逐欲食辟不能躋輻侯門王家二三少年且厭且惡予日坐針氈中慘慘也至乙卯五月而挺擊之事起其事有心者所共知不具論瘋癲不瘋癲予不知獨以爲光廟之在東邸僕御不設一男子閤入如無人之境兩三老瑾盡氣力抵賴天之靈宮庭無恙光廟卒閱韓本用告變於上其辭曰皇爺可憐此鈔報所共傳也旨旣下部擬依回逆論不決而提牢之疏始上上爲心動猶豫不發者十餘日乃得與諭於瘋癲之下特加妄徒二字又有妄充臣潤育經隱微之語舉心曉然有當於提牢之疏矣義與三疏詞嚴義正上赫然震慈寧置三犯於理人心帖然服大聖人之舉動也予故語人曰一卯金以瘋癲二字出脫亂臣賊子一卯金之首功奇貨四字抹煞忠臣義士此語傳而倡瘋癲者恨不剸刃其腹矣而同郡某日走粟門蜚詞交搆所搆不止予一人也而旣旣者乘之以假手於其鄉人於是有工垣劉文炳之指摘因逐崇仁而帶及也疏語云云時丙辰之五月也予方授檢討候旨久不下初疏猶稱癸丑館長不指其名予義不受辱具呈引疾懇院長南昌劉公代題方待勘結而拜官之命下矣時予已移出城外而劉疏指名再及惟恐其行之不速亦爲人所迫也予出一揭應之人以爲辨而平歸而杜門卻掃灌園課子頗自夷猶丁巳內計忌者復修

前嘯予與虞山俱在擬議。賴掌院南昌力爲保持。兩俱得免。後詮伏者又四年。南昌移咨各處。催久告之在家者。其意專在吾兩人也。會光廟登極。不無利見之想。而夜得一夢。方踞蹙中途。忽聞晏駕。手中有二白筆頭。撒不可合。遂擲去。因痛哭伏地不能起。覺而淚痕猶在面也。其明日得報。遂有鼎湖之泣。異哉。今上登極。予以正月戒行。至三月抵都。補故官。以四月到任。拜官及六年而始任。亦衙門之所創見也。時遼陽陷沒。洶洶惶惶。舉朝失措。而海內巖穴起廢之士。日漸以集。顧未有出身當一面者。每朝會。束手相嘆而已。閣臣被召者未至。南昌以次相當國。蒲州肩隨之。兩相甚和衷。而意在於收召正人。日汲汲不暇。諸小之不利於反正者。日伺其短而思逐之矣。然公持事過執。見事稍緩。亦間有不愜人意者。予受公知。莫能助也。六月有楚閹之役。力辭不獲。舉士九十八人。所得多名士。聯第八人。而予取第二名。文安之得館選。爲署中眉目。錄文一序一論。規楚風而憂君德。良有微意。餘文自予出者。間潤色士子。而一三五策皆鈔撮成之。病不勝也。一論遂犯深諱。禍自此種矣。十二月還報。回福唐初入南昌及周漢陽以一疏竝逐。而時局又一變矣。初見福唐極言盡規。謂南、漢陽不應逐。內傳不可奉。公曰。上所傳何敢不奉。予曰。吾師三朝老臣。始至之日。以去就爭之。必能遏其漸也。若一傳而放兩大臣。後不可復止矣。公憮然。予乃曰。南昌用拙而體直。於師實無他腸。公始怫然而予徐申其說。色稍解。蓋師疑南昌之拒其來也。南昌亦自取之。於是屢疏請放。得旨改溫。南昌自喜差存體面。予不以予言告也。南昌去後。言者不止。而亦不行。每歸德於予。不知何人傳之。嗟乎。南昌逐而勢重不可返矣。福唐恃其權智。可籠可愚。時亦有所補救。而卒

不能遏其橫流。豈非天哉。自廣寧既失。經撫之議。日有紛紜。予時爲無縱無觭之論。福唐漸遠予矣。時瑞營墳於玉泉山。遣人乞墓碑於予。予拒之。彼又再三促予以壽寧事爲鑒。予曰。壽寧曾困李獻吉。今日壽寧安在。瑞聞之憤益甚。而禍自此愈深。壬戌廷試。予備受卷官。五月、題答詰敕。七月、補經筵展書。□月□日。補左春坊左贊善。隨以□月□日。廷遣册封諸藩。予往河南之建德。故事、藩封無過五月者。以秦藩之溢請。不得於部覆。故久持不下云。予以□月□日出都。十二月至禹州成禮。藩餽無所受。明年二月還里舍。栖遲者一年。甲子二月還報。□月、轉左春坊左諭德。時高邑秉銓。說意澄清。執政無所關其說。福唐以下多不悅。福唐故堅臥以遲之。而言路之窺伺者起矣。於是遂有江西之事。及應山疏上。予適過福唐。湘州李公先在座。福唐曰。大洪這疏亦太容易。彼其人於上前。時有匡正。一日有飛鳥入宮。上乘梯手攖之。其人挽上衣不得上。有小璫賜緋。叱曰。此非汝分。雖賜不許穿。其認眞如此。恐大洪疏行。雖再得此小心謹愼之人在上左右。予曰。誰爲此說以欺老師。可斬也。福唐色變。予先起。師先送予出。其語聞於應山。應山憤憤。福唐聞而書抵李公。大約如前指而淡其詞。但辨未嘗抵大洪之短。應山益憤。聞欲疏抄予聞。力止之。福唐不知也。而含怒於前語不解。先是應山疏上。言者譽合。福唐亦密具一揭。諷上準其退歸私寓。過加優渥。比於大臣勳臣者。然則上不失恩意。下明其退讓。兩得之道也。揭入。大拂內意。福唐懼。思有以自解者。乃揚言此揭非出我意。自爲門生所迫也。而流言自此起矣。且謂應山之疏。出於吾手。不知何人所造而忌者附會其說。益不可解。福唐歸途逢人告憩。西谿罵我。彼與大洪二人日夜往來。正與代草之

說相呼應。以實其出揭非本意之言。嗟乎。福唐名寬大。豈眞欲殺我哉。不過借以自解。而予遂不可解矣。而借福唐以用其殺手者更慘矣。蓋予謂此說可斬。屬之於欺老師之人。則明明不指老師矣。福唐豈不知。故曰借以自解也。然可斬二字。雖不指福唐。亦自礙耳。則詞氣之失平。宜任其咎矣。福唐於我不爲不知已。予曰。童子諸生。凡有司一字之褒。如前所稱者。終身不忘。況於登進者乎。況福唐之爲輔。何至可斬而出之予哉。惡規喜諛。福唐亦太甚矣。而內外之欲殺者。則又以蒲州之傾心我。而疑其票留趙、楊左、魏我爲之左右也。不知蒲州之好賢護善。自其天性。票擬何事。可容他人左右乎。蒲州之作用。誠遠遜他人。乃斷斷無技。休休有容。古稱一个臣。蒲州近之矣。高邑素知我嚮我。秉銓之後。強半杜門。予亦不敢數數。開有薦引。書名流遺佚。自是夾袋中人。予第一從耳。不圖其亦以此招惡也。朱烏程久棄鄉曲。輸肝吾黨。以七科前輩。忘分下交。戊午之歲。操舟遠訪。扇頭之贈。託契良深。一入朝而神情大變。梁谿爲高邑門人。所不得之高邑者。則嗾梁谿。不得之梁谿者。則嗾我。因巧離我於福唐。彼亦久負東林之目。思自解脫而示離於我也。餘人諛諛。所不論已。禍機之來。凡百輳集。豈非天哉。左、魏之被言也。閉門寂闃。予時時過慰之。趙高陳楊左魏等之逐也。長班阻我勿送。予曰。人被逐可不送乎。明知爲詞者所得。予弗避也。南豪之推。有小璫到閣。厲聲曰。此人還留他送客。遂閣不下。越數日。請告傳旨閒住。抵家而趙南星等十五人俱削籍。提問追贓之旨下矣。當是時。吾固知其禍不止也。何也。有代草之說。而安得免。宜其有今日也。予亦不以求免而辭代草也。嘗語人曰。北地之代洪洞。自其屬官耳。使北地在詞林。亦不爲洪洞具草。況應

山之疏。乞有可商。使予操筆。應不如此。若應山之功之節。雖百世可滅哉。宮不早移。禍不待今。翻移宮適所以伸移宮。造物之成人巧矣。辛壬之際。應山家居。見宮府異事。不勝憤惋。輒推案起曰。吾必請誅此奴。以報先帝。癸亥之出。託少子於其友。御老母以行。其矢志也。固不專爲江西事。然疏之始上也。桐城實贊決之。而示意微於我。我答非可草草。夫擊內者只爭呼吸耳。一不中而國事隨之。況今日內無永□。外無文襄。可幾倖乎。桐城默然。又三日。過應山方註籍。心疑之。疏上而逆知有今日也。皆天也。就逮須臾。諸子皆疎劣。不知吾之本末。隨筆漫記。都無文字。粗具公私之槩而已。須日久事定。方出示人。無徒取滅門也。生平道義文章肝膽之友。淺深不同。多海內知名。而里巷親暱亦有學行之士。不知名者俱不及述。予行眞而未篤。口直而多躁。心慈而色厲。爲文有筆而無學。爲學有識而無養。種種欠缺。人所共見。而不敢營私背君。欺心貢友一念。亦天地神明所共鑒也。禍至於此。豈非往因。聞報之後。了無怖戀。但義不屑以三朝作養之軀辱之狗奴獰賊之手。忍自引決。浩然往矣。天啓六年丙寅三月五日書。

就逮詩

檻車

嘗讀膺滂傳。濟然涕不禁。而今車檻裏。始悟夙根深。一死無餘事。三朝未報心。南枝應北指。視我實園陰。

痛親

生來氣體弱。父母倍情憐。妖夢頻紛若。慈顏意慘然。無心逃密網。有恨負重泉。赤岸松杉邈。諸孫好護旃。

痛弟妹

愛妹同胞篤。先零二十秋。剛餘異母弟。禍到已彌留。原上淒風緊。車前白日愁。衰門應祚薄。已矣復何尤。

慰妻

閨房偏盛德。死矣愧吾妻。百順承姑舅。千辛啜藿藜。榮華悲短促。風雨泣低迷。忍死提諸子。無徒歎噬臍。

示兒

諸兒初了了。長大竟無成。世事渾如夢。貽經累後生。覆巢寧有卵。刈草豈留萌。幸得收吾骨。還須隱姓名。

慰女

吾女儒生婦。年來禮法王。祇今逢末劫。正合懺餘殃。稍足無盈憂。又貧且厭糠。緇縈何處訴。軟語慰而娘。

別女

生平肝膽熱。掇出在人前。爲友常分謗。推賢必讓先。我心無曲折。人性有儇便。生死交應在。寧爲異已憐。

慰女

朝朝念佛保平安。暗裏添愁淚不乾。腸斷琅璫聲一響。堂前只尺不相看。

其二

來時自矢死靡他。貽意摩娑賴起疴。昨夜飛魂驚入夢。蓬頭跣足叫天那。

其三

我是剛腸鐵石人。不爲女子惜嬌春。蓮花會上來相接。共禮如來證往因。

# 高景逸先生絕筆

遺表

臣雖削奪舊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君恩未報。願結來生。乞使者執此報皇上。

別友柬

僕得從李元禮、范孟博遊矣。一生學力。到此亦得少力。心如太虛。本無生死。何幻質之足戀乎。諸相知統此道意。不能一一也。三月十六夜。高攀龍頓首。

# 李仲達先生就逮詩

郡中別徐元脩

相逢脈脈共淒傷。訝我無情似木腸。有客衝冠歌楚調。不將兒女淚沾裳。

其二

南州高士舊知聞。如水交情義拂雲。他日清朝應秉筆。黨人碑後勒遺文。

丹陽道中

已作冥鴻計。誰知是僇民。雷霆驚下土。風雨泣孤臣。憂患思賢聖。艱難累老親。生還何敢望。解網頌湯仁。

其二

聖德方虛已。愚忠敢瀝丹。慙無一字補。空復數行彈。臣罪應難赦。君恩本自寬。淒淒楊柳色。誰爲問南冠。

潤州別貢悅滋

莫說蒼蒼非正色。也應直道在斯民。憐君別淚濃於酒。錯認黃粱夢裏人。

大兄同行因憶五弟

勞勞車馬日追隨。一髮餘生不可期。回首轉嗟鴻雁影。斷腸初信鶺鴒詩。白雲渺渺迷歸路。春草萋萋泣路岐。寄語兒曹焚筆硯。好將犁犢聽黃鸝。

述懷

便成囚伍向長安。滿目塵埃道路難。父老驚心呼日月。兒童洗眼認衣冠。文章十載虛名誤。封事千言罪孽彈。寄語高堂休苦憶。朝來清淚滿供餐。

鄒縣道中聞有問予名而下淚者口占一首

身名到此悲張儉。時勢於今笑孔融。卻怪登車攬轡者。爲予洒淚問蒼穹。

鄒縣道中有感

春申好士祇虛名。勢利遺風古道輕。不見彈冠舊膠漆。驅車相避隔林行。

書驛亭壁方壽州詩後

君憐幼子嘔嘔泣。我爲高堂步步思。最是臨風淒切處。壁間俱是斷腸詩。

景州道中感懷

細數知交在道遙各一方。魏齊方睥睨。阮籍益猖狂。形影悲相弔。音書夢已荒。古人不可作。搔首問蒼蒼。

宿利店

日暮停車塵滿衣。喧譁土語是還非。祇憐歸夢三千里。不及呢喃燕子飛。

良鄉呈大兄三首

長途連袂若爲歡。只尺京華不忍看。此去幽囚腸百轉。揩餘清淚對誰彈。

其二

北地風沙到始知。那堪病骨苦支持。從今用晦艱難甚。莫遣離憂減客肌。

其三

兄自料生聊暖眼。我惟料死撚灰心。雙親但有平安字。傳得些兒抵萬金。

獄中遙寄蔣澤壘

與君異姓爲兄弟。意氣寧論杯酒端。他日蒙恩弛黨禁。老親稚子待君看。

亡前一日二首

十年未敢負朝廷。一片丹心許獨醒。只有親恩無可報。生生願誦法華經。

其二

絲絲脩省業因微。假息餘生有夢歸。燈火滿堂明月夜。佛前合掌著緇衣。

又六月初三日別兄

病餘憔悴一孤身。歸去寬心慰兩親。長願生生爲手足。鶺鴒原上了前因。

付遜之兒手筆

吾以直賈禍。自分一死以報朝廷。不復與汝相見。故書數言以告汝。汝長成之日。佩爲韋弦。卽吾不死之日也。汝生於官舍。祖父母拱璧視汝。內外親戚以貴公子待汝。衣鮮食甘。嗔喜任意。驕養旣慣。不肯服布

舊之衣。不肯食粗糲之食。若長而弗改。必致窮餓。此宜儉以惜福。一也。汝少所習見。游宦赫奕。未見吾童子秀才時低眉下人。及祖父母艱難支持之日也。又未見吾今日囚服逮及獄中幽囚痛楚之狀也。汝不嘗膽以思。豈復有人心者哉。人不可上。物不可陵。此宜愼以守身。二也。祖父母愛汝。汝狎而忘敬。汝母訓汝。汝傲而弗親。今吾不測。汝代吾爲子。可不仰體祖父母之心乎。至於汝母更倚何人。汝若不孝。神明殛之矣。此宜孝以事親。三也。吾居官愛名節。未嘗貪取肥家。今家中所存基業。皆祖父母苦苦積累。且吾此番消費太半。吾向有誓。願兄弟三分。必不多取一畝一粒。汝視伯如父。視寡嬸如母。卽有祖父母之命。亳不可多取以負吾志。此宜公以承家。四也。汝既鮮兄弟。止一庶妹。當待以同胞。倘嫁於中等貧家。須與妝田百畝。至妹母奉侍吾有年。當足其衣食。撥與贍田。收租以給之。內外出入。謹其防閑。此桑梓之義。五也。汝資性不鈍。吾失於教訓。讀書已遲。汝念吾辛苦。厲志勤學。倘有上進之日。卽先歸養。若上進無望。須做一讀書秀才。將吾所存諸稿簡籍。好好詮次。此文章一脈。六也。吾苦生不能盡養。他日俟祖父母千百年後。葬我於墓側。不得遠離。哀哉。

# 天人合徵紀實

燕客具草

善言天者。必驗之於人。人事而不能徵實於天。則七政亦具文矣。客少嗜象緯之學。長而彌篤。披霜沐露。幾歷分至。遂能於渾蓋二家。會其微渺。乙丑春冬。旅泊都下。目擊天人之異。爲記其本末。以徵天人合一之符。使後之言災祥者採而擇焉。

季春旬有三日。月入太微垣。犯左執法。客大詫曰。執法大臣當有非辜被禍者。柰何。友人聞之。躍然曰。此祇善事也。今天下操重輕之衡者。瑨也。瑨禍而衡復歸於所司。清明之治。行復見矣。客曰。非也。瑨小臣。不入紫微垣。不列二十八次第。於天市中占其微星。此禍最大。亦最毒。楊、左故司衡者也。其當之乎。踰月而六君子俱被逮。

孟秋下旬四日。鼓後。客露坐中庭。見白氣如匹布。長數百丈。起尾箕間。貫紫宮。掩天樞五星。不覺淚潸潸下。同坐者問故。客曰。紫宮、爲帝庭。尾箕、燕墟也。白者金象。按古當有急兵起。堪殺下。然國家福祚如天。保無他慮。其冤徵乎。六君子行死矣。明發而楊、左、魏之凶問至。攷白氣竟天之時。正獄卒虐瑨命之時也。嗚呼。

仲秋下旬七日。太白午經天。客曰。星與日爭明。下與上爭權之象。今瑨之權至矣。何用爭乎。豈將殺周、顧二公耶。翌午、而周卒死顏賊之手。顧絕命之疏遂入。嗚呼冤哉。周、袁二公俱於五月初到北司。顧公五月

廿六到南鎮撫。廿八日送北司。魏公六月廿四日到南鎮撫。廿六日送北司。楊、左二公六月廿六日到南鎮撫。次日送北司。又次日之暮。嚴刑拷問。諸君子雖各辨對甚正。而堂官許顯純袖中已有成案。第據之直書。具疏以進。是日諸君子各打四十棍。椮敲一百。夾扛五十。

七月初四日比較。六君子從獄中出。各兩獄卒挾扶左右手。傴僂而東。一步一忍痛。聲甚酸楚。客不覺大慟。諸君子俱色墨而顛禿。用尺帛抹額。裳上膿血如染。楊公鬚白爲最。頃之至廳事前。俱俯伏簷溜下。楊居中。左居楊之左。魏居楊之右。顧居魏之右。周居左之左。袁居周之左。顯純處分畢。還獄。

初九日比較。顯純猶作閹汝聲。嗣後則呼名詬叱如趨走吏矣。五君子各打十棍。袁以病特免。

十三日比較。午飯後。六君子到堂。顯純辭色頗厲。勒五日一限。限輸銀四百兩。不如數。與棍。左、顧、曉曉置辨。魏、周、袁伏地不語。楊呼家人至腋下。大聲曰。汝輩歸。好生服事太奶奶。分付各位相公。不要讀書。是日各毒打三十棍。棍聲動地。嗣後受杖。諸君子股肉俱腐。各以帛急纏其上。而楊公獨甚。

十五日。爲楊公誕辰。諸君子各裹巾揖賀。是日公始知瑾意不可回。每晨起。多飲涼水。以求速死。兼貽書家人。索腦子。甚苦。前此猶望生還也。

十七日比較。楊、左各三十棍。是日顯純辭色更惡。勒五限各完。名下所坐贓數。不中程。受全刑。

十九日比較。楊、左、魏俱用全刑。楊公大號而無回聲。左公聲呦呦如小兒啼。周、顧各受二十棍。椮敲五十。袁椮敲五十。魏呼家人至前。謂之曰。吾十五日已後。聞穀食之氣。則嘔。每日只飲寒水一器。蘋果半隻而

已命盡想在旦夕速爲吾具棺然家甚貧無能得稍美者差足掩骼可也家人守其言以十五金買柏棺以殮

二十日中丞家人送飯芽茶中雜金屑以進爲獄吏所覺家人輩俱默逃去中丞嗣後遂絕傳單者矣

二十一日比較楊左俱受全刑魏三十棍周顧各二十棍顯純呼楊公名叱之曰爾令奴輩潛匿不交贓銀是與旨抗也罪當云何楊公舉頭欲辨而口不能言遂俱舁出彼時諸君子俱已進獄獨楊左投戶限之外臀血流離伏地若死人已而楊大聲曰可憐後乃舁入左公轉回而東顧其家人是日雨棍溼重倍常且儘力狠打故呼號之聲更慘

二十四日比較楊左魏各受全刑顧椮敲五十刑畢顯純呼獄卒前張目曰六人不得宿一處遂將楊左魏發大監客聞之以問獄吏吏嗟吁曰今晚各位大老爺當有壁挺方言死也者是夜三君子果俱死於鎖頭葉文仲之手葉文仲爲獄卒之冠至狠至毒次則顏紫又次則郭二劉則眞實人也

二十七日比較顧公獨受廿棍是日獄吏猶稱犯官顯純怒罵曰此等俱犯人也何官之有嗣後遂呼犯人

二十九日比較三君子之尸俱從詔獄後戶出戶在牆之下以石爲之如梁狀大可容一人匍匐是日刑曹驗畢籍以布裹以葦席束以草索扶至牆外臭徧街衢尸蟲沾沾墜地

八月初一日比較

初四日。比較。顧公用夾刑杠十五。周楙敲三十。
初七日。比較。
初九日。比較。顧公用楙刑敲三十。
十二日。比較。袁公賊完。公家饒。出橐中。故特爲易。
十四日。比較。周公賊完。
十六日。比較。
十八日。比較。
十九日。袁故。未故。前一日。先晤注大監。實孤身在闕王廟。鎖頭顏紫手斃之。是日。顯純上疏云。周某病劇。上命授臂調治。次日。醫來。顯純呵之以出。彼時周公自以賊完。裹巾結襪。逍遙獄中。方怨顧賊相累不得速發西曹。未嘗有恙也。
二十二日。比較。袁尸出。
二十四日。比較。
二十六日。比較。顧公用楙刑。敲八十。
二十七日。獄吏具片紙報顯純云。顧大章大病。客雜輿人中竊窺之。不覺涕淚沾衣曰。一網盡矣。次日。而顯純遂以顧公病疏上。當獄吏揭報時。太白適經天。嗚呼。公亦不凡矣。

二十八日。周故。是日之午。周、顧二君子暨孟弁三人。共飯未畢。鎖頭郭姓者疾呼曰。堂上請二位爺講話。遂著械而出。行不數武。劉鎖頭從後牽顧公之衣曰。且還。今日不干爺事。內裏要周爺命耳。押周公至大監。不半時。遂斃郭賊之手。

二十九日比較。

九月初二日比較。周尸出。是日劉卒密語客曰。堂上已勒顧爺死期矣。期甚迫。柰何。客曰。能緩五日乎。曰。能。厚賄之而去。

初四日比較。顧公棍三十。楞敲八十。

初六日。顧公發部之旨已下。閘中客知之。躑躅竟夕。恐入顯純之耳。不能留公至明晨也。

初七日之晨。劉卒復至。曰。五日之期足矣。今晚必不能相全。柰何。客曰。然。會當有變。獄卒竊笑而走。已而西曹之命下。是日。顯純復比較。跼案厲色如前。呼顧公曰。爾十日後復當至此追贓。蓋六君子之鞫。顯純頗有力。暨用刑之楚酷。死期之緩促。又顯純獨為之。畏顧公到部發揚其惡。故以追贓之說相嚇。欲令其不敢言。此日不西。亦斷無生理。劉卒非妄談也。

十三日。會審都廟。會審官共十人。公座俱南向。在簷溜之下。上承以葦席。顧公北面跪。反覆辨論甚直。而十人承瑨命。竟擬斬刑。又責公十竹板。嗚呼。瑨之虐焰一至於此。是日。瑨遣聽記人立司官之後。審畢。十人旋以連名帖及獄辭付去。禮甚恭。

十四日。顧公勺水不飲。鼓後。服毒不殊。次夜。投繯而逝。十九日。顧公尸出於獄。衣冠俱如禮。

楊公有遺稿二千餘言。又親筆謄眞一通。叩首牀褥以託顧公。獄中耳目嚴密。無安放處。藏之關聖畫像之後。已而埋臥室北壁下。蓋以大磚。後公發別房。望北壁眞如天上。倩孟弁竊之以還。隨寄弁弟持歸。

楊公又有血書二百八十字。藏之枕中。冀死後枕出家人拆而得之。竟爲顏紫所竊。紫亦號於人曰。異日者吾持此贖死。

魏公性不嗜食。尤不喜血肉之物。每日所供。唯雜菜一把。扁豆莢斤許。及蘋果五六個而已。

魏公受刑。較之楊左爲少。而困憊獨先。七月十三日加刑。叫聲便不能朗。十七以後。兩足直挺如死蛙。不能屈伸。

袁公素善病。到北司後。遂僵臥不能起。陰囊大如三斗器。行履頗有所妨。然竟以病故。竟死不受一棍。唯夾棒二刑加三五番而已。其壻云。錦衣李不矜左右之。

袁公贓止六千。而每限輸納倍於他人。故受刑爲少。

周公亦善病。面黃白色。初入獄中。終日與孟弁對弈以自遣。家亦饒。弟姪輩又悉心幹理。故萬金不四十日而具。

周公贓完日。鎭撫匿其五十金。公必欲清算。且出累限納銀私籍以相質。左右管事者以支辭爲解。或云。

公死之速係此一算也。

周公固戇直之士。居獄中。常大言曰。死亦何難。只須尺布便了。又念贓銀已完。可望生路。不思處置家事。顧公與孟弁竊笑之而不敢明言。八月初顧公張目視日。久之不已。笑謂孟曰。嘗聞鬼不得見日。今幸片時未死。當快覩之。未幾周至。孟正色曰。顧先生到此地位。不思大事。終日浪談。何益。顧向周公曰。所謂大事者。身後事也。吾自七月中便知無生理。訣別家人書。作之已久。無便付出。故尚留榻下。何至嘈嘈乃爾。周慨然曰。吾亦作數行。可乎。死後。其家人所得遺書。蓋顧孟二公。亦合謀以促之云。

周公家書一通。向藏顧公處。周死。獄情加嚴。無從得出。顧作蠅字帖密付客。客持金俟詔獄後戶至周尸出日。厚賄獄卒獲之。後客南還。託友人寄其家。前此周氏合宗。竟不知公有遺墨也。

顧公對簿後。遂病創。臥至七月中。方能行履。右股瘡潰。中墮腐肉一塊。如小鼠。

顧公發刑部日。謂客曰。吾向在詔獄中。如有人拖吾之吭。不令吐一語。自分從來鬱勃之氣。無從得伸。今來西曹。雖無多日。然顯純之兇惡。及下毒手者之姓名。播之天下。傳之同調者之耳。冀日世道復清。此曹斷無遺種。吾目瞑矣。

顧公平生佞佛。於生死之際。了無畏怖。見家人啼哭。輒大笑曰。淚緣情生。任情則為人天種子。不能上蓮花寶座。汝輩慎勿作兒女子態。

顧公到西曹。一意求死。客勸之從容觀變。公曰。吾自八月初已作處置家事一二紙。函之又開。凡五六次。

思無剩語。第易署封時日。彼時已寘革囊於度外矣。且丈夫不再辱。吾向爲顯純所毒。怦怦不已。忍再見其面乎。惟速盡爲快。

每鎭撫比較日。侵晨。各家屬持銀候大門內。當事者到後。衙役出問各屬。本日納贓多少。報數訖。鳴鼓升堂而坐。坐定開獄。呼各犯官到廳事前跪伏。方出手牌喚家屬入二門。隨跪門之左右。以次交贓。鎭撫納贓。如以石投水。不敢爭輕重之衡。亦不敢問多寡之數。納已。急驅而下。

鎭撫刑具凡五。一械。堅木爲之。長尺五寸。闊四寸許。中鑿兩孔。著臂上。雖受刑時亦不脫。入獄則否。凡殺中（案俱月本作人）。惟械手則甚便。故周公之死。郭賊誘之上堂。上堂理應著此物也。一鐐。鐵爲之。卽鋃鐺也。長五六尺。盤左足上。以右足受刑。不使動也。一棍。削楊榆條爲之。長五尺。曲如匕。執手處大如人小指。著肉處徑可八九分。每用棍。以繩急束其腰。二人踏繩之兩端。使不得轉側。又用繩繫兩足。一人牽繩背立。使不得伸縮。一梦。用楊木爲之。長尺餘。徑四五分。每用梦兩人扶受梦者起跪。以索力束其兩端。隨以棍左右敲之。使梦上下。則加痛。一夾棍。楊木爲之。二根。長三尺餘。去地五寸許。貫以鐵條。每根中間各鼻梦三副。凡夾人則直豎其棍。一人扶之。安足其中。上急束以繩。仍用棍一具。支足之左。使不移動。又用大扛一根。長六七尺。圍四寸以上。從右畔猛力敲足脛。吁。可畏哉。宜諸君子之足皆流血洒地也。此客習見之。非關瞽說。

楊公尸棺之歸。負以二騾。其子從一二蒼頭。踉蹌道上。知者皆爲之飲泣。

六君子之獄。天下皆知內外二魏爲之。其死也則更有說焉。楊、左、魏、璫所甘心者也。廣微資力固之。周、袁、顧則馮銓續爲之者也。彼時銓新入政府。感璫之特遇。故殺三公以當謝。京都貴人言之。向與銓爲龍陽之好者也。

楊、左、魏同時絕命。顯純慮物議沸騰。基巽日之禍。故於楊、左分其先後時。魏復緩疏一日。

鎮撫每當比較日。璫遣聽記人坐顯純後。棍數之多寡。及刑之輕重。惟其意所指。而顯純又加之虐。一日。聽記者以他事出。顯純紬手至晚。抵暮方回。始敢審問。

鎮撫中惟比較日。家屬因交賊得伏脇下細語。顯純後恐密傳其惡。勒令跪一丈外高聲回答。不許爲方言。

詔獄土地廟前樹。於六月間生一黃芝。日夜漸長。六君子畢至時。則奕然光彩遠映矣。環而視之。適六瓣。獄卒皆驚以爲奇。或曰。此吉兆也。顧公歎曰。芝、瑞物也。而困於獄。其不祥乎。月餘。獄卒墮之。

## 附燕客傳略

燕客、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氏。客於燕。故曰燕客。平生耽酒任俠。重然諾。惡富貴鄙夫。遇窮困交則獨喜。好經世學。尤明天文兵法。乙丑春。或告客北地饒名酒及多感慨之士。負笈徒往。將抵易涿間。訪田荊其人。掄千秋契。道中聞六君子之獄興。慨然曰。此六君子者。世所謂賢豪長者也。今死矣。藉令在百世以上。聞其風猶唏噓憑弔。可當吾世而不識其面乎。遂走燕都。旅泊詔獄左右。易吏人衣。日逐輿輿夫馬圉

相歡狎久之混入鎮撫因得見諸公之顛末諸公亦竊知客爲有心人遺言遺札多默附之客一日被酒語次冤諸君子之事爲邏者所察踪跡垂及復作賈人裝疾馳而南計盡一日馳三百里方脫虎口今人間所傳天人合徵錄客蓋以九死而得之云

# 天變雜記

五月初六日巳時。天色皎潔。忽有聲如吼。從東北方漸至京城西南角。灰氣涌起。屋宇動蕩。須臾大震一聲。天崩地塌。昏黑如夜。萬室平沈。東至順城門大街。北至刑部街。長三四里。週圍十三里。盡爲齏粉。屋以數萬計。人以萬計。王恭廠一帶。糜爛尤甚。僵屍蕩疊。穢氣熏天。瓦礫盈天而下。無從辨別街道門戶。傷心慘目。筆所難述。震聲南自河西務。東自通州。北自密雲。昌平告變相同。城中卽不被害者。屋宇無不震裂。狂奔肆行之狀。舉國如狂。象俱逸出。遙望雲氣有如亂絲者。有五色者。有如靈芝黑色者。衝天而起。經時方散。科道意火藥局失火。緝拏姦細。此眞二百年來未有大變也。

欽天監占語曰。候得五月初六日巳時地鳴。如雷靂之聲。從東北艮位上來。行至西南方。有雲氣漲天。良久未散云云等語。

后宰門火神廟棟宇巍煥。初六日早、守門內侍忽聞音樂之聲。一番粗樂過。又一番細樂。如此三疊。衆內侍驚怪巡緝。其聲出自廟中。方推殿門跳入。忽見有物如紅毬。從殿中滾出。騰空而上。衆共駭曰。俄而東城震聲發矣。

哈噠門火神廟。廟祝見火神颯颯行動。勢將下殿。忙拈香跪告曰。火神老爺。外邊天旱。切不可走動。火神舉足欲出。廟祝哀哭抱住。方在推阻間。而震聲旋舉矣。

張家灣亦有火神廟。積年扃鐍不開。此日鎖鑰俱斷。

有一喬老兒騎一馬行至泊子街。地動墮馬。此老頭旋眼闇。自疑痰暈。曰。不好了。我中風了。急覓路傍一酒櫃靠定。少頃。明亮。擡頭見左右伏兩人。一人紗帽無翅。一人紗帽蓋眉。細看之俱是豸補。各面面相覷而散。

屯院何廷樞全家覆土。長班俱死。屯院內書手雷該相與持鍬鑼。立瓦礫上。呼曰。底下有人可答應。忽應聲救我。諸人問曰。你是誰。曰。我是小二姐。書辨知是本官之愛妾。急救出。身無寸縷。一書辨脫大擺裏之。騎驢而去。

前門上一賣棺店。初七日。有一人買棺二十四口。訝其多。又有一人至曰。吾要買五十二口。主人曰。沒有許多。其人曰。沒有。便小的也搭上幾口罷。主人曰。你要幾口大幾口小。其人曰。你不要管。只與我五十二口。我回去自配。

有一紹興周吏目之弟。殊貧。因兄榮選。思做公弟。到京方三日。從菜市口買一藍紗褶搖擺。途遇六人。拜揖尚未完。頭忽飛去。其六人無恙。其人號周季宇。一說頭飛去。陷入牆內寸許。眼睛飛在對門牆上黏住猶動。眉毛又黏在一處。尤異。

潘雲翼夫人雖同來京。已十年不見面。夫人住後房一帶。日事持齋誦佛。變起之時。夫人抱一銅佛。跪於天井。其房一瓦不動。前房十妾俱壓重土之下。

北城察院此日進衙門。馬上仰面見一神人。赤冠赤髮。持劍坐一騏驎。近在頭上。一驚墮馬。傷額。方在嚷鬧。東城忽震。

嘉興項家。不損牆屋。壓死一兒。養一駿馬。騰空而去。客來唁者。問其僕曰。你家無傷損否。僕曰。一個官官。一個馬馬。

有一人姓王。在寓臨池。忽心動出位。一聲響亮。椅卓迸裂。拾一鐵彈。枰有三斤四兩。

粵西會館路口。有蒙師開學。童子三十二人。一響之後。先生學生。俱無踪跡。

初六日五鼓。東城有一赤腳僧。沿家呼曰。快走快走。

草廠在東城。巡更人見一白髮老人。走出走進。知是草場土地也。

所傷男婦。俱赤體寸絲不挂。不知何故。有一長班。於響之時。騾帽衣褲鞋韈。一霎俱無。生者如此。死者可知。

有一人因壓傷一腿。臥地。見婦人赤體而過。有以瓦遮陰戶者。有以半條腳帶掩者。有披半條褥子者。有披一幅被單者。頃刻得數十人。是人又痛又笑。

屋至東華門。坍頹稍緩。聞內閣格窗傾毀殊甚。

宣府新推撫兵。拜客至元宏寺街。一響。連人和馬同長班七人。竝無踪跡。聞其馬乃千金者。

馮相公夫人。單褲奔走街心。相公從閣內步奔回來。親救得免。家中古董。毀傷殆盡。

都城隍廟中道士。初五夜。聞殿中喧嚷。似聞點名之聲。

王恭廠一小太監。初五日、給假城外省親。初六日早、至廠。見團團軍馬圍住。聽得內邊云來一個綑一個。疑是駕上拏人。此太監飛奔回家。行至城。響聲大震。

大轎在路打壞者。薛鳳翔、房壯麗、吳中偉、縉紳傷者甚多。而董可威、邱兆麟、牟志夔、爲甚但無致死者。壓死奶奶公子愛妾者。難以枚舉。此變幸在日間。若發於暮夜。當無噍類矣。

五月初一日。山東濟南知府往城隍廟行香。及廟門。忽然知府皁隸俱各昏迷。有一皁隸之妻來看其夫。見其前夫。死已多年矣。又在廟管門前夫曰。廟裏進去不得。天下城隍在此造册。

四月二十七日午後。有雲氣似旗。又似關刀。見在東北角上。其長亙天。光初白色。後變紅。經時而滅。後五月初三日又見。如縧。其色紅。初四日又見。類如意。其色黑。占者曰。此太白蚩尤之變幻。總一物也。

五月初二夜。鬼火見於前門之樓角。青色熒熒如數百盞火。俄而合併。大如車輪。

京師鬼車鳥。晝夜叫。及月餘。其聲甚哀。更聚鳴於觀象臺。尤異。

長安街一帶。時從空飛墮人頭。或眉毛和鼻。或連一額。紛紛而下。大木飛至密雲。石駙馬街五千斤大石獅子。飛出順城門外。

承恩寺街有女轎八肩過。震後止見轎打壞在街心。女客轎夫俱不見。

元宏寺街有女轎過。一響。掀去轎頂。女客身衣盡去。赤體在轎。竟爾無恙。

新選陳州吏目紀姓者寓石駙馬街與一陳姓者相交好初五夜陳忽得一夢爲金甲神呼去至一大衙門繫累者相屬紀吏目亦在其內聞內呼曰無腳的俱斬忽點名至陳傍一人曰此人無罪堂上主者曰可放去陳行數步忽呼轉曰便宜了他與他腰下鎖二鎖鬼卒與鎖訖夢醒明日陳正與紀同飯地動陳憶昨夢急走出戶外房倒紀已壓死矣陳無恙二鎖之故尙未驗也

震後有人來告衣服俱飄至西山挂於樹梢昌平州教場中衣服成堆人家器皿首飾銀錢俱有戶部張鳳達使長班往驗果然

德勝門外墮落人臂人腿更多

薊州城東角震塌壞屋數百間薊州離京一百八十里初十地中掘出二人尙活問之云如醉夢

人變述略

人變者洳姑蘇義民殺梭尉之變也天啓甲子秋冬間逆璫擅政屠毒縉紳其門有五虎五彪五狗十孩兒二十小孩兒四十猴獃五百義孫之屬所讎怨多在江南乙丑六君子逮常熟顧憲副大章與焉內寅逮江陰繆宮諭昌期吳江周侍御宗建俄又逮無錫高中丞攀龍長洲周吏部順昌江陰李侍御應昇其時傳逮指名者尙有八十餘人緹騎之至必踞坐府署中檄所司徵逮者逮者至乘得見列諸械於署前皆耳目所未經如一銅鎚摘人指立可折其他不可枚舉以是爲號侈索賄賄滿所欲乃開讀其初至也父老有生而未見之者蓋神祖寬仁五十年如一日以江陵之焰緒紳止於廷杖然而士氣摧殘已驅成

邪媚世界矣。況慘掠煎熬。待士於囚虜之下乎。江南既數見緹騎以爲常。而緹騎亦視江南爲熟遊故道。逮繆宮諭者。得三千金未滿所欲。倉皇遂去。問之曰。急上趕差也。凡此輩出瑨之兒孫及左右。皆有賄。入則數十倍利。如市販然。一時皇皇。莫必其命。周吏部之逮。在丙寅三月。吏部家故貧。直節亢爽。遇事敢言。初傳有天鑒點將諸錄。蓋逆兒所造。羅列諸正人。斥爲黨。獨未及吏部名。吏部慨然曰。此度遼有不與之恥也。益奮發無所顧忌。巡撫周公起元。以爭織造先削奪歸。吏部爲文送之。所指斥內外甚具。後毛一鷺繼起元撫吳。鷺固二十孩兒之一也。涖任之日。吏部卽以送起元文送之。鷺恨切齒。遂與李寔搆摘魏給諫逮過吳門。吏部與聯姻事。而吏部逮矣。時武進有特走武林餽千金於李寔。求逮孫宗伯愼行、鄭庶常鄤者。會有言孫病劇。鄭已學道而免。然孫終不免戍。又欲殺之淮上。丁卯春。鄭與文殿撰震孟皆傳逮。意令驚怖自盡。如丁翰簡乾學故事。諸公於鄉里故無嫌怨。直是諸兒孫借以獻媚。俗所謂送書帕云爾。逮者至蘇。吏部囚牏待罪。邑令陳君至曰。公稍了家事。吏部笑曰。使君大異人意。吾聞江陰知縣岑之豹。當繆宮諭之逮。率兵快奄捕。繆夫人欲一見不可得。自稱在五百義孫隊中。此近例也。使君何異人意。且諦思之。吾無家事可了。顧左右曰。前有一僧求書菴額。此當了卻。因命紙筆大書小雲樓三字。擲筆笑曰。此外更無一事矣。後鄭庶常弔詩曰。銀鐺猶勒小雲棲。蓋實錄也。吏部同令君宿縣署。緹騎大索金錢。數日猶未開讀。士民望吏部顏色。如見天人。無不灑泣。欲爲請命。時陰雨連宵。如爲忠義泣。至開讀日出。自縣署卽逮。白姓夾道執香。哭聲干雲。既入憲署。諸校尉擁龍亭。緋衣捉械。怒目上視。巡撫毛一鷺拱立左。巡

按徐吉拱立右觀者蜂擁。不下數十萬人。三學諸生肅而前。述士民意曰。大人有事地方。詎不知吏部居鄉立朝者。盍爲請於朝。撫按戰慄不許。一尉厲聲曰。今日事與秀才何與。諸尉各舉械將擊諸生。忽人叢中一人從人肩上躍出。拽拳奔堂上。急持尉之捉械者。諸尉競抨之。人叢中復有四人繼出。一躍登堂。遂與諸尉毆。首一人者。卽顏佩韋。餘四人者。馬杰、沈陽、楊念如、周文元也。五人持問尉。此旨從何出。尉曰。實是魏上公命我來。於是五人大呼共擊殺僞旨者。值天雨來者各以傘屐喧聲震地。堂下萬屐齊擲。諸尉伏撫按脇下曰。爺救我。撫按復趨匿諸尉後曰。老先生畢竟是駕上人。逶巡俱卻入署內。士民喧從之。一尉匿梁上。驚墮而入。後詢其黨。名李國柱。本非校尉。乃行五百金賄謀與偕來者也。是日開讀不成禮。撫按具疏奏聞。衆還過姑蘇驛。復遇一尉。蓋往浙逮黃侍御尊素者。騷驛遞。害折夫馬百金。五人復聚毆之。燬其舟之半。五人者謀曰。我輩捄死爲國除害。合以千衆下武林。殺稅使。焚其府。以千衆下崑山。盡顧秉謙之家。然後自囚請死。雖寸磔有餘快。顏佩韋曰。不可。吾儕小人。死何足惜。江南賢士大夫尚多。使罹我輩而反借此傾諸賢。是我輩罪之也。巡撫聞其言。則大喜。初。逆璫亦無甚怨於諸賢。其兒孫實嗾使之。及見撫按疏。璫色變。召呵曰。財賦盡在江南。彼爲變。奈何。政府部堂長跪不起。久之。曰。有兒在。乃勒令撫按搜捕渠魁五人者。挺身自投。曰。渠魁脇從。皆我也。無波及。直向撫按大笑。爾陷吏部死。官大人小。我爲吏部死。百姓小人大。撫按無如之何。讞成大辟。處決五人。顏色不改。逆璫聞之。頗銜李寔疏爲激變。寔怖欲死。乃命浙撫潘汝禎請建生祠以自解免。相望成風。生祠遂徧天下。政府魏廣微、顧秉謙、馮銓、施鳳來、張

瑞圖輩。成手撰碑文以爲榮。未一年。天祚聖明。逆瑞授首。蘇州生祠。垂成而廢。蘇人卽其下葬五人。大銀臺吳公默題曰五人之墓。址甚曠。巨碑屹立。望之者咸以爲五人墓道。不知皆逆祠舊物也。或曰是逆物。五人固不享。宜悉仆之。或曰碑文作者之名。暮夜毀去。過者唾罵。其視五人之名。坦然墓上。或揖之或拜之者。不啻霄壤。是宜兩存。永留忠義如綫。開富貴場中冷眼。先是五人奮義。日江陰李侍御就逮常州。郡城士民聚觀者亦數萬。方開讀時。有髮垂肩者十人。各挾短棍。直呼入憲署。殺魏忠賢校尉。士民號呼從之。諸尉踉蹌走。越牆脫履。狀甚狼狽。一賣蔗童子十餘歲。撫髀曰。我恨極矣。殺卻江南許多好人。遂從一肥尉後。舉削蔗刀臠其片肉擲堦前。狗食之。時尉無死者。太守曾櫻素惠民。撫之須臾而定。故義民之名逸不傳。

# 周端孝先生血貼疏黃册

原任吏部文選司員外郎今贈太常寺卿周順昌男生員臣周茂蘭謹

奏爲孤忠已被

恩褒沈冤尚未剖晰特搏顙號

天懇賜父讎以彰

國法事臣父忤璫慘死皆緣倪文煥謀之於內毛一鷺因而謀之於外殺人抵死律有明條而文煥

鼎湖勿進一鷺亦嘗建祠媚璫尤

祖法所不赦伏乞

勅下部院將提到倪文煥即刻處決已故毛一鷺還行褫戮庶父冤得雪

國法亦伸謹

奏

（崔丈夫隱容書

右疏紙高七寸四分闊三寸二分凡十有三行合提空處俱依元式惟第五行元一四而字止謀之云云八字作一行第九行庶可止父冤得雪四字作一行今省減二行）

天啓六年春大舉鉤黨先君子逮死詔獄陷先忠介以媚璫者倪文煥毛一鷺李實也其明年思宗皇

帝即位。予匍匐三千里。刺血上疏鳴冤。時寓姚文毅公官舍。公退朝已舉燭矣。問予曰。明日上奏乎。予曰。然。曰。脫稿乎。予因捧以進。公展閱。見血縷縷。則瞿然避席改容。呼童盥手。乃卒讀。既而愀然不語久之。予詢其故。公曰。若少年未諳事。且方悲憤。率臆以書。中有鼎湖勸進等語。非臣子所宜言。萬一天子廷詰。將何辭以對。予曰。易貼黃。何如。公曰。墨書易耳。今爾十指枯矣。且柰何。予黯然曰。但得當上意。先人瞑目九京。即先人之遺體。何敢愛。因破舌取血。更書貼黃以進。原本存篋中。當是時。逆賢雖伏厥辜。而羣奸猶負嵎。微公言。事且不測。時予年二十餘。距今三十餘年矣。思之猶悚悚然。今什襲之以貽雲仍。且志公之德不敢忘也。

亨丑仲冬黃開敬識

天啓六年。吏部周公忤璫。死之。思宗即位。誅璫及璫黨。錄諸忠公子。茂蘭剌指上書鳴父冤。入見姚學士。學士曰。上初立。言貼溯。勿。可。易之。血盡豈有繼哉。茂蘭曰。舌耳。書已。上大泣。温僉易名。贈三世官。蓋異數云。諸忠諸子姓閩其事。各得乞。時人歌之曰。孝哉周子。伏闕上指。臣父忠死。先王之制。有則官祭誄。帝命曰可矣。再命曰爾楊、左、黃、李惟卿是。視俾爾子孫奉此。詩曰。孝思不匱。永錫爾類。此之謂也。

敬亭山人姜埰題

甲辰五月。過姑蘇。與子潔上靈巖歸至芸齋。子佩子輝夜話。佩兄出血疏貼黃。讀之。血光尚與燈影相射。計不見佩兄已二十六年。距京師頌冤之日三十七年矣。此時余方十九歲。佩兄方二十四歲。兩人相期。所以報答君父者。正未有量。豈料今日相對。霜髯雪鬢。家國破碎。泫然者久之。

同難弟黃宗羲

恭跋

跽讀此册而嘆忠介公之忠子佩兄之孝萃於一門傳之千古豈容有二至文毅公眞篤之誼尤古人所難若非文毅一言余輩何由得覩血書貼黃佩兄之誠感若此也予侍忠介公最久親聆其談治閫奇績有出於循良之外者卽史之所載亦未易有此嘗思纂一異政錄而格於不文至今以爲恨事佩兄命題册後因幷及之佩兄操履高潔讀書杜戶孝友忠信孚於遐邇余何敢復贅　通家小弟文柟敬題

袁徵曰徵拜觀周子血疏而心悲焉天啓丙寅忠介公罹兇豎禍時同後先公側者先父師輩皆已逝最相親共事則維斗公幹九一及徵兄弟公幹早夭二子以忠捐軀而先兄亦沒惟徵獨未死故觀疏而四十餘年慘澈如在當日惟徵親焉徵年晚不及見古人足跡所至少未能廣交四方賢者然追所嘗覩縞以爲心皎如日氣如川方至粟然以溫如玉虛如谷厚如春陽之未出言藏德無二三如太素之白未有若公者也吾師乎吾師乎讀古之傳節烈何以加茲而當世名賢亦可知已記聞緝騎鉤公徵慟而往見公縣署公神色怏怏如平生徵爲爽然自失越宿隨父師再往師候公起居公曰夜半夢回唯以未克葬祖父一事恫吾心不復能成寐故徵以忱慨刺血衣殲讎人之胸感先皇泣下贈三世太常以伸公孝思周子之孝也猶氣之可鼓焉者也周子葬三世舉六事喪禮極誠必信諸爲弟妹娶嫁各不失道葬經立身立家施於友朋終始不懈以承公德其孝也非氣得舉之而志克貞之難已然

則公之正直人知之史載之公之仁親而篤舊忘倦人不盡知之史莫載之周子血盡復繼之以刺於舌册傳之人知重之周子之四維克張於身繼述不留先公憾人知之而不知所以重之後將莫傳徵故竝爲表著於册以示後世之君子袁徵再拜

吾嘗讀漢晉死義諸臣事略其忠節表表見於後世而子孫之賢者李燮王裒而外蓋寥寥無聞焉吾鄉周忠介以瑾難死烈廟時大白黨人冤子佩先生刺血上書稾既具矣商其事於先外大父姚文毅文毅以語涉微嫌難之先生更刺舌血易其前稾今所存者指上血漬縷猶耿耿心目間難哉先生閉戶學道削迹公府事母以孝謹聞友愛諸弟皆受成於學儗於古之君子其姜肱夏馥之流與吾嘗稱述先生之法言法行以爲後世式乙巳三月旬又三日有門生學徒數輩嘗文於霜英堂先生出此册相示余曰此非一規也家百世師可矣屢閱不忍釋手子弟觀者各歎息敬禮者久之　後學徐晟拜手恭紀

忠介公大節既與日月竝麗河嶽比尊若夫原本天眞不繇矯飾則尤卓軼千古焉長公子佩於瑾燄未熄伏闕陳冤至誠仰格特徵異夢具在諸紀中迺其疏以血書上也方灑血伸痛時天地爲之變容鬼神爲之奔泣及事濟之後神人胥悅或稍有矜名意必震而傳之而子佩謙如也何以徵之徵之其事在烈皇帝龍飛戊辰迄於辛未已越三十餘年矣始出血書貼黃原本自紀載易書之故歸德於姚文毅公而曰以貽雲仍云爾遙想其三十餘年前灑血伸痛時神志之專壹絕無名譽榮之念介於

其開，可知也。以之紹前烈，則爲眞傳。以之裕後昆，則爲眞教。以之扶植人倫，則爲眞種。余故屢述其微爲後世忠孝者鵠焉。文毅公泰山巖巖，忠誠被於朝野，故與忠介爲水乳合於子佩猶子之愛，特摯文毅而在後進，何所厝躬矣。

通家弟李模敬識

忠介公以觸逆奄璫，抗節阻身，事具國史。原其得禍之繇，太半因送周中丞一序。及崇禎初諸罹奄禍者，柔得昭雪，而烈皇帝憤情名器，明詔者惟御史大夫高公、副都御史楊公、都諫魏公、及公四人而已。至給已奪之誥命，并及先世，亦始於公。則以公子茂蘭子佩以血疏訟冤，感動宸聽，故寵恩獨優也。公之得酷禍以文章，其得優卹亦以文章，豈非天哉。余嘗問子佩以公之文集，則以被逮時訛傳且籍沒，盡付之火，今傳於世者，獨此片耳。子佩亦不數數爲文，惟見此疏，嗟乎，忠臣孝子之文，寧一二見耳。傳矣。安用多爲。余嘗爲公作小傳，例用短篇，不甚詳。又嘗記公誥命事，今子佩復以血疏貽黃扇，趨余之不文，得數爲忠孝之家作文字，與有榮焉。子佩之子靖，平甫踪冠好書，有才筆，他日必能以忠孝文章世其家者，并識於此以相勗。

崑山通家弟歸莊頓首

崇禎初，天子既誅逆奄，自楊忠烈、周忠介以下，得賜贈卹有差。時忠介公長子茂蘭以爲殺吾父者逆奄，所以殺吾父者，倪文煥、毛一鷺也。仇人未服其辜，茂蘭終不可以爲人，立聖人之世，於是草疏發二人奸狀，刺血書之。天子覽奏泣下，正文煥罪，一鷺以死免科，而公得進爵易名，贈三世官，禧盥手正襟，誦茂蘭血疏，歎古今爲孝子者當如此矣。父之死，冤於君，則在白其父之冤，冤於奸人，則在誅其父之

仇。父冤雖白而仇不誅。則人子不可以一日釋。古人所以重報仇之義也。禧嘗怪伍員報楚。雖君臣之義有所不顧。蜀班宮載於左傳。鞭墓載於史記。而入楚之日。求貴無極之黨。生磔其肉。死戮其屍。以臨祭於父兄之墓。則皆無聞焉。何也。員不出此。是員不得爲孝子也。員出此而左史不之記。是左史之失也。夫仇其君而不讎其奸人。非所以教天下後世之爲孝子者也。吾故曰。爲孝子者當如此也。茂蘭之孝。在父冤既白朝廷加恩贈卹之後。而不以爲足。當茂蘭刺指血上疏時。主姚文毅公官舍。公適退朝。索視其疏。見血跡淋漓紙上。瞿然改容。既而曰。上新卽位。而疏有鼎湖勸進語。非體也。茂蘭於是更刺舌血。改書貼黃以進。今所存血書。是貼黃原本。茂蘭字子佩。吳人所稱芸齋先生者也。今年六十八矣。與其弟茂藻、茂葵皆守義執節。不愧其父。禧竝得與友。而先生行尤高云。壬子中秋易堂同學小弟魏禧敬跋并書。

先忠毅與忠介公同殉璫難。崇禎初元。同蒙恩卹。因草疏陳情。請以新贈官階封及父母者。實自遜之一疏始。更援三品例請贈及祖父母者。則自子佩兄一疏始。遂俾曠典徧及同難諸家。惟佩兄錫類之孝所及者宏且遠矣。佩兄再刺血書疏。述諸奸搆陷始末。烈皇帝惻然動容。俞旨下部院議罪。至次年遂欽定逆案。頒行天下。則此血疏實啓之。尤爲有功於世道云。時遜之年方幼學。少佩兄十有三歲。當日伏闕呼號。實遠愧之。迄今滄桑每相從話舊。不勝家國之感。茲歲甲寅。因過祝佩兄七秩。坐雨芸齋出其血書貼黃原稿見示。遂僭述數語於後。輟筆不禁泫然。

同難弟李遜之敬跋

純孝也子而純忠也父嗚呼惟忠介公端孝先生稱爲父子讀先生此疏忠臣之忠與孝子之孝竝見碧血丹忱淋漓片紙余小子忠介公同年死友繆文貞五世孫也把卷不釋手繆敬持謹跋

右血書貼黃一百四十四字周子佩先生所書蓋將爲其父忠介公訟冤因姚文毅一言改繕進御此其所存原本也子佩自敍及諸公跋之詳矣予獨歎忠介流官清愼家居數椽僅蔽風雨遇公正氣發憤爲鄉人所愛戴而倪李兩疏乃敢於誣讕狂噬幾至東西易位黑白改色如忠介之名自當與日月相磨而彼毛一鷺與諸小人則皆東坡所謂蚍蜉糞穢也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殆古今同轍爲之一慨康熙乙卯春正月長洲汪琬敬跋於堯峯之皆山閣

此吳門周君子佩所書血疏貼黃也子佩之父忠介公當熹廟時以觸魏璫幾死至思皇御極子佩乃赴闕具血疏鳴冤欲假尙方以揕讒人之胸洵一門忠孝哉按貼黃例應與疏俱上其所以得留者因疏未上時爲同里姚文毅公所見以其中鼎湖勸進一語未中款會勸子佩勿之上佩復刺右血書貼黃以進故原草得留貽至今嗟乎此天所以彰孝子也古今來忠孝節烈之事何限然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後之人每每得其片楮隻字莫不寶若球琳蓋慕其人而不得見見其遺蹟如見其人焉此生民秉彝之恆性自有天地以來未之有改也夫緜熹廟至今屈指五十餘年余每與後生輩談及當日璫禍諸事皆瞠目相視若漢唐宋之邈不相及何況過此以往乎今子佩幸而健飯亡恙若過數十年且將不知子佩爲何如人後之人慕子佩而不得見見此草如見子佩焉則此數行丹碧者非人留之而實

天留之也。君家之子子孫孫。其尙永保之哉。

鍾山黃周星拜題

烈皇帝旣誅逆瑞。褒卹死事諸臣。周忠介公伯子刺血繕疏。請擊父讎。給三世誥命。疏具。姚文毅公以貼黃語涉諱。且令典贈卹止一身。無及父祖者。欲更易而難之。伯子曰。苟得請。刺血剖心非所苦。卽不得。可以報我先人。遂刺血更定以呈。俞旨贈公父祖如公官。給誥命。誅瑞孽倪文煥。吳肅公曰。人非甚頑懦。鮮不痛覆盆而切戴天之誼者。吾以謂伯子仁孝。不難於請命擊父讎。而所甚難者。曲推公顯揚之夙心。而抱遺恨以不瞑。至格以二百七十年成憲。於以邀三世之恩榮。此其數。眞萬億之杪分。同掌故家所欲爭。姚文毅所爲遲回而莫敢幾幸者也。煌煌異數。貴及泉壤。雖天子仁聖。亦詎非伯子之誠孝有以啓之乎。嗣是肯援例以請。不皆必得矣。然則事固非偶然也。予展貼黃原本。欵歎久之。伯子復出三代誥軸拜觀之。謂予曰。往改革。患兵燹。俾弟茂葵藏之霅水。突遇兵。失其二。茂蘭無如何。搏顙籲天。庶幾延津之合耳。無何。有卒王得勝者。踵門投刺。出誥以還之而去。嗚呼。亦一奇也。古有揮戈而卻日。拊膺而隕霜。悲泣而摧城。浩歌而裂石。而況忠孝之大乎。亦誠而已矣。

五十又一年年家子宣城吳肅公拜題。

戊辰改元。周子子佩先生刺血訟冤。請給三代誥命。余作寶綸篇序之矣。其易貼黃一事。詳於諸公跋語中。方先生伏闕上疏。時年僅二十四。余始五歲。越三十五年辛丑。先生館余於芸齋。出片紙相示。血光淚痕。宛然若新。今再見之。則已裝潢成帙。更十八年。恍如昨日。先生年七十有五。余亦五十六矣。時

己未暮春八日也。武水弟魏允枏謹識。

芸齋先生刺血頌冤。九重動色。逾三百年異數。於未得時。蓋有必得之理。及其遭三百年異變。於已失後。亦無或失之事。天耶。人耶。鬼神耶。芸齋先生心光所持。非天。非人。非鬼神。而天從。人從。鬼神從。各各不相知。各各相到。人人具此心光。聖凡等無增減。發處不眞。用處不純。則感者同。應者異。故曰一切世界爲衆生妄想所結。卽爲菩薩願力所持。同在一世界中。世界各異。異在一世界中。世界各同。成與壞劃然。是與非較然。純爲雜紛然。皆不離乎一眞。忠介公之世界。以觸邪。以養直。以殺身成仁。血肉俱糜。須眉常動。蓋以壞爲用。不壞不足以爲忠。芸齋先生之世界。以繼志。以述事。以永錫爾類。指舌可枯。精誠不歇。蓋以成爲用。不成不足以爲孝。人知成世界之爲世界。不知壞世界之爲世界。同一莊嚴。同一悠久也。嗚呼。王得勝何人。倪文煥何人。文煥以同朝士大夫。殺忠介公之身。奪其誥命。得勝以異代之兵子。歸忠介之誥命。慰其子孫。此豈可以賢不肖之數比長絜短者。文煥入忠介公壞世界中。爲壞所轉。不知其然而成其壞。得勝入芸齋先生成世界中。爲成所轉。不知其然而成其成。菩薩與衆生同此世界。一則能自作主。一則不能自作主。一則用成用壞。自信其成。一則隨壞隨成。併不知其壞。而各有入成壞之中。出成壞之外者。此吾輩於心光所宜自重。而不宜自暴自棄也。歟。己未天中。

昔烈皇帝卽位之始。褒卹先時死諫諸臣。首周忠介公。賜贈。賜廕。賜祭葬。賜謚。建祠賜額。典禮備矣。更以所贈之官。追給三世誥命。則以子茂蘭之請。而烈皇帝之特恩。遂爲諸死諫者子孫之倡。詩云。孝子

不置。永錫爾類。其茂蘭之謂乎。初茂蘭匍匐詣京師。上疏鳴父冤。乞誅姦黨。復其讎。刺指血以書。姚文毅公見其有鼎湖諸語。謂非所宜。欲令易之。而以血書爲難。茂蘭曰。先人之遺體。茂蘭何敢惜。更破舌取血。改書貼黃以進。故元紙得私存笥中。宏撰嘗盥手讀之。一百四十四字。光焄焄如幾不化碧也。今五十載餘矣。既遭喪亂。所藏誥命。竟失二軸。茂蘭號痛不已。有卒王得勝得之。詢諸鄉人。悉忠介公事。乃戚然踵門以還。嗚呼。人之好善。無貴賤知愚皆同。彼魏逆不足論。倪文煥毛一鷺獨何心邪。茂蘭字子佩。自甲申變後。高隱不出。與宏撰爲三十年兄弟之好。宏撰嘗大其復讎之義。推其志等於上袁。則此書長存。雖稊侍中之血。有不與竝儗者。況其他哉。況其他哉。華山王宏撰謹識。

自甲申變後。高隱不出。念烈皇帝之恩。與宏撰每一言及。輒相對泣下霑襟。宏撰以兄事茂蘭。歷三十年。嘗大其復讎之義。推之等於王袁。蓋袁以不事君者不忘父。茂蘭以不忘父者不忘君。所遇雖殊。其志一也。河山不改。日月嘗新。則此書永存。將稊侍中之血。有不得與之竝儗者矣。況其他哉。況其他哉。宏撰改。

此册題跋凡一十有五則。其血性丈夫四字。費隱容和尙所書。先君子鼎革後。潛心二氏之學。歸依費老人。時有五燈嚴統訟事。寓居芸齋者半載。卽其時命筆者也。恐見者不解其故。謹書數語以識之。

男靖百拜

芸齋周先生復讎血疏書後

人生不幸死事而其子爲報父讎尙矣然有報之而過者有報之而不得者有報之而不軌於正者戮死鞭墓上讎其君此報之而過者也子胥是也齊身陷陳殲敵是求而讎頭未取此報之而不得者也灌夫是也晝伏夜行穴地掘冢得而甘心若刺客奸人此報之而不軌於正者也蘇不韋是也然歷數千禩信史美之君子稱之無一貶辭無他誠痛其志悲其遇且以維人道於未絕而坊忘親之亂賊耳而況瀝血爲書上達天聽一言寤主罪人斯得報父之讎一軌於正而無有所過者乎熹宗之季璫禍橫流忠良荼毒而周忠介公死事尤烈迨聖人御寓逆璫伏誅追卹諸賢備加旌錄亦旣釋其痛而雪其寃矣而獨芸齋周先生以爲罔極之讒不共戴天苟不能明正璫孽之辜則父讎未殄何容視息於是韜指出血書疏叩閽一書再書十指血枯刺舌繼之書上天子爲動改容遽如其請而其疏之未合格者因留於家以示其子孫嗚呼此寧獨周氏一家之芳烈乎實千百世吾吳之光也於是文人志士撫其書而泣咸曰是父是子旣忠旣孝垂範千秋芸齋先生可謂能報父讎一軌於正而無有所過者也先生名茂蘭字子佩忠介公長子云

壬戌秋九月二日　秦餘山人俟齋徐枋拜書

天啓奄禍實削國家三百年之元氣雖遇烈皇撥亂反正而仁賢云亡宗社顚隮竟不足以回上天之眷顧炎與佩兄少爲覆巢破卵煢煢無依倚壯直陵谷遷移追念先人報國捐軀之痛甘爲農夫以沒世豈有他哉苟得如佩兄杜門讀父書其於家國兩無媿矣炎當乙丑丙寅之時幼稺如蟄蟲旣不能

效緹縈之贖父。又不能若佩兄之刺血以訟冤。今老而無成。負我所生。卽見於曩日。癸亥仲冬。過芸齋。敬觀血疏帖黃以淚和墨書數語爲跋。

姚江同難弟黃宗炎謹識

端孝先生血疏貼黃書後

自古人子訟父冤於朝。若漢之緹縈。梁之吉翂。皆載在國史。昭示後世。俾知所感發興起。用以翼世教於無窮也。然二者所遭之難。猶僅一身一家之故。幸而邀恩寬大。遂得全所生而被令名。若夫孤忠勁節。折逆焰之煽天。抗凶鋒而舍命。爲之子者。巢傾卵破。百身莫贖。其荼毒不啻什伯焉。於此竭力以伸復讎之大義。豈不視古爲烈哉。周忠介公既死璫難。家嗣芸齋先生。當思宗登極初。已奉卹贈死忠之詔。而以忠介之禍。實一鷺文煥造謀誣揑。若不瀝血剖陳。則人子不共戴天之讎。終猶隱忍。所以蘖蘖數千言。草土孤子。冒忌諱。卒至指枯舌破而不自恤也。及乎九重動色。朝奏夕可。大慈就殛。錫命重申。直洩天地神人之憤。以昭國威。以肅臣紀。豈止一身一家之故與。余讀先生疏詞。謂當與漢梁二史所載後先輝暎。未可略也。嗚呼。世遷代更。當年金匱之藏。且散軼不可問矣。而先生繕疏成時。貼黃復改。乃留是幅藏之篋衍。至今對之。血漬斑斑。淋漓紙上。有不咨嗟太息者。當非人情。由是知宇宙間忠孝之精靈。必有所憑藉以傳而不可隱閟者。此其徵也。其光足以貫日月。其氣足以激風雷。同此一腔熱血爾。著曰烈士殉名。終非篤論。余故表而出之。且以待夫史筆之續古者。

壬午首夏通門後學彭定求書

六君子死瑞禍魏忠節周忠介尤慘烈忠節子子敬爲父捐軀忠介子子佩刺舌血上表訟冤贈及三世兩公可謂有子矣每怪佞佛者以血寫梵夾其何功德之有若是表淋漓痛切所當大書特書於國史者也康熙壬午冬明史舊纂修官秀水朱彝尊謹書

書徐子俟齋跋周芸齋先生血書復讎疏後

余生也晚不獲見周忠介公死事之烈少讀先君題篋記而想見其爲人後讀頌天臚筆載芸齋先生血書一疏低徊久之夫非盡人之子與而先生能雪所生之憾如此俟齋以復讎三案鼎峙於前而以先生孝思比量於後以史才而談快心之事色飛神旺宜其親切而有味也閔予小子抱恨終天痛心欲絕捧誦斯文奚容贅一辭哉易亭楊无咎

武少時見先君子正孝先生跋澗上徐俟齋先生書周端孝先生復讎疏後因歎忠介之忠先生之孝千古未有顧所謂血書貼黃原本留藏於家者未得見也今歲秋先生孫鸞翔出以示余乃得盥手讀之疏劾倪文煥毛一鷺兩人奸狀兩人皆迎合魏奄意疏陷忠介者也崇正初元魏奄伏誅而兩人尚漏網故先生疏劾之嘗讀後漢書李固傳固爲梁冀所害冀誅詔求固後固少子燮乃還鄉里燮姊戒燮曰先公正直爲漢忠臣弟幸而獲濟愼無以一言加於梁氏今奄既誅矣先生復亟亟請正文煥一鷺之罪者何歟蓋李固之死與同爲讎者梁冀一人而已馬融雖嘗爲冀草奏然迫脅於冀融非主謀也梁冀既誅則固之讎已復矣忠介之死奄意中尚非所主名而文煥一鷺陷忠介以媚奄則與忠介

爲讎者。文煥一鷺。較甚於奄。奄雖授首。而兩人未誅。則忠介之讎故在也。先生胄與之竝生於天地間哉。是故燮姊所言者。明哲保身之智。完遺卵以全破巢。而先生所請者。不共戴天之義。伸國法以雪家難也。疏上得請。文煥就戮。而一鷺以前死倖免。於是忠介之忠益白。而先生復讎之志伸矣。疏稾得留者。以疏有鼎湖勸進字。姚文毅公見之。恐涉嫌諱。乃更易之。而原本遂藏於家。書疏之時。指血既盡。繼之以舌。嗚呼。萇宏之血藏三年而化碧。侍中之血濺帝衣而不浣。兩公忠臣。先生孝子。其不朽於世一也。書先生疏後者凡二十餘幅。今彙爲兩册。兩先正孝之文雖跋徐俟齋先生後。實書先生事也。敬錄一通。補入册內。而武亦幷附一言於後云。時乾隆二年歲次丁巳重九後一日通門門下晚生楊繩武拜書於古柏軒。

周端孝先生血疏貼黃原本。百餘年來。諸先輩跋語詳矣。跋中同難者四姓。一爲餘姚黃梨洲宗羲、晦木宗炎。竝太僕忠端公子。方思陵卽阼。梨洲徵君詣闕訟父冤。手鐵椎椎許顯純。又搆崔呈秀之胸。拔其鬚歸而焚之。告于忠端公之墓。何其壯也。至作跋時。霜髯雪鬢。家國破碎。又何悲也。一爲江陰李匡生遜之。太僕忠毅公子。跋稱崇正初元。草疏請以新贈官階。封及父母。計時先生年甫十一而已。能伏闕陳情。斯固奇已。後福王稱制。復上疏以易名請。然則先生前後已兩伏闕。而梅村祭酒作李忠毅公神道碑。書其後而佚其前。微此跋。其事不幾失傳歟。一爲嘉善魏交讓允枏。太常忠節公孫。孝烈先生學洢子。卽周忠介公女婿。當忠節被逮。過吳門時。忠介慰之舟中。許以女字其孫者。卽交讓也。一爲江

陰繆以直敬持詹事文貞公五世孫。文貞雖與忠介同年同難而齒最長。故早有五世孫焉。此四姓皆同難家。故感事話舊。聲多嗚咽。又考忠介公被難時。吳中故人身親後先左右之者。爲徐文靖公汧、楊忠文公廷樞、賢袁公白徽。册中袁自有跋。至文靖則有子俟齋、忠文則有子易亭。兩先生爲吳中三高士之二。竝以忠孝名家。痛深家國。故其情詞感切。亦與同難者等。他如萊陽姜貞毅公、爲東林宿老。崑山歸元功莊、錢塘金道□□□□上元黃九煙周星、宣城吳街南蕭公、及同里李省菴模、文端文柟、徐損之晟、諸先生。皆勝國遺民。諸跋中氣節激昂。性情眞篤。儼然如見古人。嗚呼。其可感也已。夫以附璫諸逆。如倪文煥毛一鷺輩。得志一時。評讕狂噬。其敗也煙銷灰滅。至子孫羞奉爲祖宗。閭黨恥道其姓氏。而二三清流君子。雖經國難家禍。滄桑翻覆。而忠孝清白。子孫世守。故家舊姓。通門世好。以及海內同聲共氣之士。其節義相許。患難相卹之概。依依如一日。乃至片楮留傳。見者起敬。或盥手斂容。或摩挲撫玩。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嗚呼。其又可感也已。跋分兩册。向爲芸齋後人世守。今歸松陵趙氏。芸齋之自跋。固曰以貽雲仍。然天地間忠孝文章。原不必爲一家物也。時乾隆三十二年丁亥十一月冬至後一日震澤後學棘人曹森敬觀并識。

予讀周忠介公燼餘集。知公之向佛也。蓋虔其被逮後與人書。惟以寃親平等自釋。此豈激於一朝之忿者所能幾哉。既觀此册。喜隱老人題字。及公孫靖所述。知子佩先生。亦好爲方外之游。其於老人實有支許之契。其家教然也。普賢行願品云。菩薩從初發心。精進不退。以不可說不可說身命而爲布施。

乃至剝皮爲紙。析骨爲筆。刺血爲墨。書寫經典。積如須彌。觀公父子間。以忠孝因。回向般若行。於種種難行苦行。疾入毘盧遮那妙莊嚴海。讀是疏者。卽作梵册觀可也。歲行盡矣。竹窗雨霽。轉龍華嚴。偶從戚友家借得此册。披覽載周。謹書其後如此。乾隆四十七年除日通家後學彭紹升題

懷玉少時。卽聞端孝先生血疏貼黃遺迹。屢欲見不可得。今年夏。晤彭進士紹升。知此疏已歸吳江同姓。念將訪之而未暇。頃過桐鄉。適鮑君廷博從吳江來。攜以見示。思通鬼神。抑何幸也。疏計百四十四字。復讎之義。易書之由。一時同難子孫洎朋舊遺老。論之甚備。先生當國變後。隱居不出。忠介所坐之榻。終身不敢坐。所御之物。終身不忍御。殆古所謂五十猶慕者。故至性激發。奮不顧身。指血既枯繼之以舌。卒能目睹父讎伏法。諸君子並賴先生獲邀曠典。蓋孝之有素矣。孝經緯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彼求孝子者。何獨不然。獨是熹宗初疾。雖承定陵叢脞之後。然流氛未熾。正士盈廷。疆圉不虞。民神猶附。徒以政出嬪寺。太阿倒持。元氣剝喪。國隨以去。記曰。血者猶血其在此時乎。夫血憂色也。忠臣孝子。亦不得已而見之。或化而爲碧。或凝而爲白。有不自知其然者。當忠介之下詔獄。逆黨掠治。必大罵許顯純椎落其齒。自起問曰。復能罵魏上公否。公嚙血唾其面罵益厲。遂於中夜潛斃之。今先生之疏。經百六十年。血痕縷縷如新。蓋日星河嶽之氣。流貫於家庭。是父是子。血問多人。一斗斛乃爲六臣未有不甚爲忠介者也。爲人子未有不願爲端孝者也。觀是疏未有不肅然易慮。三復之。什襲之。樂得而稱道者也。然而忠介端孝之行。世卒未易覩。此予所以泚筆永歎不禁

淚霑衿而汗浹背也乾隆五十一年閏月棘人趙懷玉浣手敬題.

# 詔獄慘言（据借月山房彙鈔本補）

又三日．月蝕太白．客指以示友人曰．月爲陰爲刑．刑人之象也．太白主西方主義．誼士之象也．周袁顧三君子．又將不免．按京房易傳占曰．刑人執政殺誼士．厥妖月食其太白．春秋潛潭巴占曰．國無政．刑人用．月掩太白．天定矣．可若何．不兩月而三君子又俱被難．

詔獄諸公．入獄後．意氣皆不減．獨袁周二公．以爲璫深恨楊公．楊死餘猶可望免．累迫顧公勸之速絕以舒禍．顧正色曰．人故自有主張．且死生之際．豈朋友所宜勸．諸兄必相強不已．弟當先絞頸以謝．嗣後乃不復言．

顧公云．拶夾雖爲極苦．猶自可忍．惟棍則痛入心脾．每一下着骨．便神魂飛越矣．不知公自有爲之地者．故夾拶差寬．非棍之獨苦也．

鎮撫爲朝家禁獄．列聖頒旨極嚴．凡漏洩獄情者．處以斬刑．擅入獄中者．卽刖其足．故片紙隻字及單辭半語．出入最爲不易．自非極愼極密往來其間．鮮有不敗者也．

諸君子初入詔獄．獄卒持上下之禮頗嚴．後知諸君子不免於禍．遂席地對談．既而坐諸君子之左右．笑語如友朋．

顧公向官刑曹．移獄之日．故吏卒見之皆叩首掩泣．蓋感公之寬仁也．

孟弁楚人。亦有心計之士。以邊事繫獄。與諸君子善。顯純知之。恐渠不死。異日討附璫殺正人之罪。拨爲口實。併砍盡其命。已向顧公西曹之旨下。顯純惡逆。遂爲遠近所傳。

野臣曰。顧未終篇。頓使人髮指眥裂。氣塞淚淋。按古之獄吏。張湯來俊臣諸惡孽。未有今日許顯純之慘毒也。眞虎狼之肆威。狗彘之不食。恨不磔其體而醢其肉。以饗六君子之忠魂。以雪天下人之公憤。謹筆誅之。以傳千百世之罵名。聊爲六君子追痛耳。第又不知六君子之子孫讀之。更當何如也。

舊抄詔獄慘言一卷。記明熹宗時六君子之禍。與碧血錄中天人合徵少有異同。此殆其初本也。署曰燕客具草而不著姓氏。考郡志顧副使公有弟名大武。當急徵時。傾身入長安。職納橐饘。一夕見垣申白氣亘斗。有諸君子其不免之歎。證以此書。見春秋白氣云云。適相脗合。又於顧公事加詳。其爲公弟所記。殆無疑義。時事方殷。故用晦自脫。今讀其書。不獨諸君之慘死。千載猶有生氣。卽客之權奇倜儻。以成一門忠義。亦卓卓千古云。虞山張海鵬識。

# 天變邸抄（据借月山房彙鈔本補）

占曰地鳴者天下起兵相攻婦寺大亂又曰地中洶洶有聲是謂凶象其地有殃地中有聲混混其邑必亡（魏忠賢卽時（案此條爲欽天打死此官　監條之下半段）

皇上此時方在乾清宮進膳殿震急奔交泰殿內侍俱不及隨止一近侍掖之而行建極殿檻鴛瓦飛墮此近侍腦裂而乾清宮御座御案俱翻倒

有一部官家眷於私宅中因天黑地動椅桌傾翻舉家驚惶無措妻妾抱柱而泣隨仆於地亂相擊觸邋時天漸明俱蓬跣泥面若病也

大殿做工之人因是震而墜下者約有二千人俱成肉袋

招與周姓者同數人夜飲歸共見正陽門上有人呵曰小鬼輒敢如此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 碧血錄

附周端孝血疏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叢次者　黃煜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張嘯天）

C一九〇五上

徐